

佝偻的背影

(长篇纪实文学)

佝偻的背影

老 骥 着

这是一颗灵魂与一段历史的坦诚对话

这是一个民族被暴君蹂躏的史实旁证

当阳谋已成弥天笑料时，弥天的罪行还能掩盖多久呢？

——作者题记

在历史的法庭上，我们将是原告。

——林 昭

日头升起，日头落下，但地永存。

——《圣经·传道书》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着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艾 青

上部 大苦大难

一、阳 谋

1、风乍起

我和胡风先生并无任何特殊关系，但却突然成了“胡风分子”。时年一旬有九。不过，我与这位老先生之间也确乎也有过那么一点文学青年与老作家之间的师生关系。他在出事之前曾任《人民文学》常务副主编，我的习作《昏 暗的街灯》、《刑场》等短篇就是奔他而去的。在几度书信往还中，他皆称我为小朋友，自称大朋友，平易近人，多有指教与勉励，也寄来过一些参考资料。我很感激他的此番好意，刻意把来信和资料都保存得好好的。同样，我对《剧本》期刊寄来的信和资料，还有老舍先生和曹禺先生的信函也都同样保存得好好的。看得出来，这些令人尊敬的前辈是将我视为一棵苗子栽培的，令我无比欢欣，常常游历在梦境中。但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仅仅只能玩玩笔杆子的胡风先生竟霍然成了举国声讨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首恶，其定罪依据仅仅是《人民日报》连续三次披露的胡风与其“份子”之间的往来信件，其要害则是他们嘲笑了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信中有些尖刻的“私房话”对龙颜的震怒可在“编者按”中见其一斑。我被吓呆了。品品文风和霸气之后猜想是御批。我猜对了。立即遵命交出了包括老舍先生和曹禺先生在内的全部信件和资料。谁知这两位老先生日后又会是什么“集团”和“份子”呢？

我终于感到轻松一点了，觉得应该没事了，一是这些信件都见得天日，二是我算什么捞什子？除了如葵花般地向毛主席而事实上也是非常尊敬和信赖他之外，莫非还沾得上“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为骨干所组成的“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边缘么？查吧，我心中没有鬼。不错，公安部门也的确没有传询我。但是，按“按语”精神演化而成的全国党政机关的内部“肃反”运动，却骤然使我成了本单位乃至整个省级直属机关的重点靶的之一。于是，在1955年秋冬之交，我就被弄到成都桂花巷一处半洋半土的公馆里隔离审查达半年之久。可以说，正是这处四川军阀邓锡侯留下来的大宅院给我19岁的人生起点埋下了一个悲剧伏笔，也应了历书上对我出生月日刻下的那句话：“三月初九，阳关祭日，诸事不宜。”

关于我是否属于“胡风分子”或“其它暗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之类，审查不久即与前者脱了钩，但与后者还有瓜葛，他们给我留了一个十分可

怕的尾巴，大致意思是认定我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已经滑到了“反革命边缘”，属胡风“争取人联络人向党进攻的炮弹”，仅未发射而已，虽说还不够格圈入“胡风集团”，但还须查清是否属于“其它暗藏”。

由于“其它暗藏”四字构建了一个全国拉网式的大范畴，加之无法可依，一般都是以各级党委或支部头儿的印象为准，故被随心认定乃是十分容易的事。无法无天的“和尚打伞”也正是伊始于1955年。

鉴于在我的档案中已有“港台关系”和“海盗社”这样两个大污点，尽管这是我在毕业前的“忠诚老实运动”中主动交代过的，但厅党组仍决定回炉，以鉴其“另类暗藏”之是否。此外，我还有一个祸从口出的“重大问题”。专案组统筹归之为三：

- 1、同台湾空军部队的二哥有无联系？是否梦想国民党反攻大陆？
- 2、参加“海盗社”干过哪些破坏活动？
- 3、在林森和蒋介石面前得到过什么恩宠？

上述三个问题乃是足够斤两的，如果忽略我在1949年才刚过13岁的话，那确乎应当“脸朝河对门、二世为好人”了。但主事的金健副厅长对此却另有解释，他拉长马脸说：“大伙可别小看他，他算人小鬼大，太聪明，不简单，胡风分子有谁不聪明？把聪明用到反党上才是最危险的，咱们要提高警惕，切莫手软，不要学东廓先生。”

金副厅长用他那尖厉的山西腔调不知宣判过多少人的政治死刑，尤其是他那一口黄板牙不知咬粹过多少人的灵魂。反正我的大半生都同他结下了难解之缘。这属后话。

在上述三条中，专案组规定我重点交代第三条。因第一条除了可引伸出“反动台属”之外已无多少油水了；第二条则与名称怪异有关，乍听其名，海盗社三字是怪吓人的，叫人容易想起海上的悍匪，但它仅仅是当年的一个学生社团组织而已，除了可引伸出“小流氓”之外也无多少油水。所以，第三条才是有蛛丝马迹可寻且可深挖的。在围攻中，我只好为之作了口笔兼用的详尽交代。关于这份“肃反”交代材料，在我后来的坎坷生旅中，就渐渐变成了一份蓝色的与血色的记忆，一份与民主共和有关的儿时记忆。

小时候，我的确见过林森主席和蒋、宋家族中的不少男男女女，这也并非什么稀罕事。重庆当年是陪都，而小泉彭家花园乃是蒋介石的驻蹕之一，系租用我姑父在渝的公馆。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小洋楼则是建于南泉虎啸口左岸山腰上的，邻近林森老人的老洋楼，皆次第座落于密林之中，隐隐露出一些轮廓来，在飞瀑之上显得悬乎乎的。他们的轿车只能驶抵南泉车站，然后改乘滑杆，或步行，或骑马。假小子孔二小姐就是在马背上留下了许多传奇故事的。

在这段神秘的山路上，只有一位孤独的步行者才是寻常百姓时常可见的。他乃先于蒋委员长等人来此隐居。在我孩提时代的印象中，每当这位童颜鹤发的老人健步出现在虎啸口林中山路时，总会叫人觉得恰似一位仙人乘风而至了，当他的冰雪长髯被山风高高捧起时，却又叫你觉得他将在松涛声中悄然而去了，或乘风，或骑鹤。这就是我记得最清楚的中华民国政府的当职主席林森老人，一位森森林木中的半隐者。古今中外，像他这样徒有其名而不问政事的国家元首或属仅见。身前身后皆无骂名或美名。历史似已将他遗忘。也许，他留下的唯一痕迹就是一座完好的坟墓。此墓之所以仍在重庆山洞陵园中保持完好，也多少可证明他底尘缘还不错，就连毛泽东的红卫兵对他也是高抬贵手。

林森老人刚来南泉不久即与我父亲等士绅成了挚友，他们谈的都是古文诗词或者前朝轶事之类的捞什子。其时，我父亲恰任南泉管理局局长，主持他擅长而又格外倾心的城市规划建设，且兼有好好照顾林主席的任务，故过从甚密。老人有时喜欢乘小船赏阅花溪胜景，船到小泉总会上岸到我家玩玩，主要是吟诗和品诗。我对这位活菩萨总是格外亲热。他每次都会首先把我这个胖娃娃抱到膝上逗着乐，而我则会一把抓住他的白胡子。这只有在父亲的顿足呵斥之下，我才会勉强松手的，但老人却是笑得全身发抖，乐不可支。

老人仙逝之前一直都是在虎啸口——南泉——小泉之间飘然而来，又悄然而去的。如今，我已记不清楚我究竟扯过多少次林森爷爷的白胡子了，但是，在不扯他的白胡子之后，尤其当老人倚在法国梧桐树下，看着我在泳池中变成了一只小青蛙的时候，他脸上的微笑（尤其是捋着胡子品茗的微笑），才是我记得最清楚的，那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慈祥与生动。现在回想起与林森老人的这份缘份时，也真是一大幸运呢。试问，古今中外又有几多幸运儿可扯到一国之君的白胡子，

时间大致移到了 1942 年 前后，我们这个大家族皆从小泉陆续迁往周家沟祖宅了。我家小泉宾馆和浴室已被政治大学租用。其时，我已发蒙，就读于乡间一处破败的林中古刹。但每逢节假日 尤其是暑假，父亲都会携我前往小泉去收房租的，间或也会住一宿，吃一顿南泉“农味村”的家常豆花和怪味鸡丝。这样，远远见到蒋介石与宋美龄，以及大胖子孔 祥熙与宋霭龄，还有在泳池中才还原为女儿身的孔二小姐等人，就完全不在话下了。但我并不特别好奇，因为，我已经拥有扯过白胡子爷爷的经历和殊荣在。间或叫 我感到害怕和不安的倒是父亲同庶务处发生的争吵。最厉害的一次当推 1943 年的一个炎炎夏日。由于 先前的几度扑空，而此次又将白跑一趟时，我父亲的火气就顿时变得比烈日还大了，在小泉槐荫下的一处平房里，他向一个瘦子拍桌大骂，并举起了手杖。若不是有 人上前劝阻，而瘦子又溜得很快的话，他绝然是会打下去的，因为他的确拥有打人的本钱，“老子是空军老太爷”，我父亲脾气极坏，在火头上甚难平息，他当即又 向众人怒喝道：“我要去见蒋、蒋校长，状、状告你们这邦子贪、贪官污吏。”

父亲果然言行一致。他携我先去了毗邻我家“蘅庐”的一幢白楼。此楼是淑声姑母分得的祖业，其时已改作了蒋的侍从室。我父亲向侍卫官们讲了事由并亮毕“空军 老太爷”等身份之后，就匆匆领我走进了门禁森严的，但却是花香四溢的彭家花园。由于我曾是姑父家的常客兼不速之客，对周围的一切景物既无好奇心也无恐惧 感。心中暗自关注的只有苹果树上的累累果实和葡萄架上的一串串玛瑙红，因为那曾经是咱们一邦子小毛猴偷摘惯了的。在偷摘时，我也格外喜欢听到少梅姑姑略带 愠怒的呵斥声，这声音，常常都是她倚在迴廊尽头《天香苑》的兰草花中发出来的，甜润而悠扬。少梅姑姑毕业于北平艺专，但从未从艺。她是花溪河畔上一辈绝代 佳人中的姣姣者。眼前虽然不见姑姑的玉影，但景物依旧，仍然令我感到十分温馨。当父亲携我在大厅里稍候片刻后，已无炎热感觉了，因室内每个空间的采光条件 及通风条件都很讲究，既可在浓荫中环视花溪河，也可享用来自背面高岩老祖及神仙洞送来的翠谷清风，尤其当风中飘逸着古槐的芳香和声声蝉鸣的时候，就更是令 人惬意了。

“喏，什么事呀，看这么急的？”

当我还未弄清声音来源的时候，只见我父亲唰地站得笔挺，顿时变成了一个老军人。这同他在林森主席面前的无拘和随意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报、报告总裁，”

“唔，请坐请坐，有话慢慢讲。老先生喜欢用茶，还是咖啡呀？”

我父亲仍旧站得笔挺，颈脖胀得通红，似未听见主人礼节性的询问。

“咖啡，我要咖啡，”我代我父亲回话了。

“呵哟，小家伙倒不谄生哩，嗯咦，认识我吗？”他轻轻拍拍我的后脑勺。

“认得……但不像……”

“不像现在这么没精神，是么？”

我诚地点着头。当我还在仰视着眼前这位身着蝉色对襟便装的活生生的光头老人，又难以将他与墙壁上的戎装照融成一人时，突然从邻室传来了一串十分清脆悦耳的笑声（我竟以为是少梅姑姑从成都回来了呢），紧接着，只见一位身着肉色旗袍和肉色绣花鞋的中年女士随着笑声缓缓而出，她白白净净的鹅蛋脸上还残留着少许的慵倦和睡意，用雪白的小手绢轻轻地拭着眼角，同时轻轻地向我走过来，又轻轻地牵着我的手，最后领我轻轻地坐到了大厅的另一角。她眼里始终闪烁着慈母般的爱意，笑得十分优雅，不停地对我上下打量着，最后脱口夸奖道：

“哦，Darling，你瞧瞧，好好瞧瞧，这小乖乖还真是长得满清秀哩，俊呢，鼻梁高高的，一对大眼睛，睫毛也长长的，喏，take one，”她顺手接过侍卫官送来的一盘巧克力。

我立即拣了一颗，毫无拘束地咀嚼着，接着抓了一大把，远远超过take one。这顿时引得夫人掩面大笑了。显然，我当年对于这位第一夫人的恩宠乃是毫无领悟的，只将她视若另一位漂亮的少梅姑姑而已。但是，我父亲却是惊喜交加兴奋不已了，他端起咖啡傻笑着，偶尔挤挤眉头，像喝中药似的苦着脸。看得出来，他是十二万分地乐意跟着儿子领受这份洋罪的，尽管他绝对不幸同我一样地享用take one。但是，当我无邪的童贞竟意外地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亲和作用的时候，我父亲的颈项不仅渐渐变细了，甚至敢于插话了：

“嘿，蒋夫人，我这犬子的水性还好咧，人称小青蛙了。”

“唔，是吗？”夫人不无惊喜地亲亲我的脸，“还会游些什么姿式呀？”

“啥都会，跳水也行，”我十分狂妄地回答道。

“好哇，那好，小乖乖，你就当我的小教练吧，行吗？”她拍着我的后脑勺，讲得挺认真的。

此时，沉吟了一阵的光头老人终于讲话了：“嗯噫，我夫人就是喜欢小顽童哩，特别是乖娃娃，”他停了停，然后转向我父亲，讲道：“你讲讲吧，老先生。”

此时，我父亲几乎近于流畅而有层次地讲完了他的此次“闯宫”事由，以及他要状告的人和事。这顿时令我睁大了眼睛，简直对父说的口才惊讶不已了。

光头老人略思片刻后，才缓缓回答道：“首先，我以房客的身份向房东表示歉意。该怪学校没摆正位置。老先生你就别介意呐，今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啦。抗属嘛，嗯伊，何况我们都是追随孙先生的老同志咧，嗯伊，你说呢？”

我父亲迅即起身道谢并告辞道：“校长费心啦，在下感激之至。总裁日理万机，又逢国难当头，若非迫不得已，在下决不会如此冒昧打扰您的，恕罪、恕罪。”

“呵呵，哪里哪里，请慢走。”他们握着手，蒋的身板挺直着，而我父亲则微微躬着身子。

宋美龄女士则亲着我的小脸蛋儿，轻轻讲道：“哦，拜拜，小乖乖，我就等你来教蛙泳呐，你个小东西，”她最后用食指戳了戳我的后脑勺子。

此后，由于我父亲到小泉收房费时再未白跑了，这就使我再也没有机会到彭家花园去见到光头老人和美龄姑姑了。但是，在报纸上却是可以时常见到他们的，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重庆大空难后，宋氏三姊妹站在观音崖防空洞的累累尸体中掩面缀泣的那几张照片。

在我人生记忆中的儿时档案里，当年中国第一夫人的形象仍是鲜活的。肉色旗袍和肉色绣花鞋，步履轻盈，声音好听。她的娴淑、睿智与美丽令人难忘。无论从何种角度品评，宋美龄女士都可堪称中国历史上较为完美的第一夫人。对于蒋介石先生，我也并无多少恶感，因为童年记忆乃真切难忘，况且又是定格在花溪河畔的槐荫中，这与共产党宣传的“歌乐山下的铁丝网”是很难迭映在一起的，即使后来的政治招贴画上把他画成了口衔屠刀的“人民公敌”时，也未曾过多挤占我对这位光头老人的童年记忆。

至今，在我心之沁深，仍然飘逸着那个夏日的芳香和蝉虫的歌唱。我意念中的童年时光是蓝色的，有蓝色的天空和大海。而少年时光却完全变了颜色。当跟随避难的人群从彭家花园侧面的喀斯特溶洞中走出来后，花溪河畔剩下的硝烟

和战后的寂静在我心中立即划了一条线，划了一条政权更替的线。稍后，“改朝换代”的血腥杀戮与恐怖景象则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既常常梦见电影里“歌乐山下被蒋政权烧焦的尸体”，也常常梦到更多的倒在毛政权“镇反”枪声中的无头尸（民间叫做“敲砂罐”），遂令我的青少年时光常常沉沦在鲜血与脑浆搅拌着的噩梦之中。觉得胜负双方打起的“民主共和”都像一个人血馒头。长大后，陷身囹圄时，我曾多次质问生命，为什么不叫我早早淹死在蓝色里，以便保住那份蓝色的记忆。因为，我从骨子里厌恶杀戮，诅咒血腥写出的1949年。

在失去蓝色记忆的坎坷生旅中，桂花巷是我苦难历程中的第一站。经过半年多的“肃反”折腾后，我属第一个获释者。出门前夜，主事者正告于我：“出去不准乱说，哇，这是中央的统一命令，否则自食其果，”也有好心人悄悄劝告我，今后不要锋芒太露了，你的主要问题是脑子太聪明。这令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为什么竟然害怕年轻人的聪明呢？为什么由金健等黄板牙咀嚼着的聪明二字竟然成了一代年轻人的祸患之源呢？尽管他已为之作了初步诠释：“把聪明用到反党上才是最危险的，”但这个定论的前提与逻辑却是令我迷惑不解的，莫非惟有愚人及小人才是最有用的么？关于这个疑团，没过一两年就完全解开了，尤其是在“枪打出头鸟”的血腥机制日臻完善的时候，阴谋就将这个奥秘完全昭示于天下了：皇权之下不容思想者。感谢上帝，我终于快要走出这种一时遍布全国的临时监狱了。对墙外自由的渴望顿时令我兴奋不已。夜中，此起彼伏的咤斥声并未影响我的好梦，春夏之交的好时光实在诱人极了，天未放明我就下了床，尽管还有一些被困在车轮战术、麻雀战术、人海战术、疲劳战术中的可怜虫尚未入睡。我惟恐这些战术使我再度失去自由，待到天刚刷白时，我就向门卫出示了获释证明，赶紧跳出高高的门坎。待斑驳的黑漆大门叽呀关闭后，我才奋然回眸，久久地凝视着门前的一对石狮，想起了巴金在成都的家和《家》。

是年仲夏，当我获知本厅乃至整个省级机关竟没查出一个正品“暗藏”的时候，我的常识性的思考就立刻化作了一腔愤怒，除了口头痛斥并嘲笑这场所谓的“阶级斗争”是在开玩笑和蹂躏生灵之外，就彻底抛开个人安危，毅然向共青团中央寄出了《我控诉》。

2、若梦若幻的历史瞬间

老成都与 1956 年

在我的印象中，1956 年是中国大地备遭“左”害时段中的最好年头之一，百姓们的日子还是挺好过的。川西坝子上的农家林盘大多在小桥流水旁洋溢着农家乐，油菜花儿和麦苗儿宛若织锦般的复盖着千里沃野，整个四川盆地都弥漫着醉人的香味儿。那一年的中共“八大”正式宣布“急风暴雨似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之前，尽管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进度深为不满，被他讥为“小脚女人”，但是，1956 年还算是脚踏实地，不慌不乱。

在 1956 年 整治都江堰平原渠系的测绘工作中，我们每天中午都是在农家作客，家常豆花和老腊肉总是少不了的，蔬菜么，都是在房前屋后菜鲜摘的，不待入口，就会叫你感知 它们各自的味儿了，有的甜，有的涩，有的苦，有的辣，但它们却共同拥有一个绝顶的鲜，即使只用清水煮熟，蘸一点盐巴，你也觉得鲜香有加，胃口大开的，要是 再蘸蘸郫县豆瓣，那就别说有多爽了，仿佛可叫你的每个活体细胞都会充溢着川西大坝子上特有的鲜香味儿和麻辣味儿，令大脑皮质陪感清新，仿佛觉得有一层露水 珠儿在摇曳似的。这种感觉令我久久难以忘怀和割舍。2006 年赴美未及半年我就想死蝴蝶青菜了，尤其是它那嫩黄泛白的菜芯儿。

那一年，我们在各地农家的顺路午餐几乎是白 吃白喝，因为每次结账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个完全相同的大难题，主人总是推三推四的，充其量只会那么意思意思地收一点，而且都会吐露出完全相同的话语：你们 都是贵客哦，要不是托了毛主席的福，那是请都请不来的哟，还说收饭钱咧，看莫笑死人罗。蜀地农民的这份情意令我们十分过意不去，兴许，这正是古蜀先人在 三、四千年前从“通天树”上摘下幸福与情意的果子后，就在大坝子上生报了。

当年，名叫鸡公交车的独轮车是成都平原上的主要运输工 具，用自行车驮运实物的农民并不多。但是，在鸡公交车特有的伊呀声中，川西平原的农耕文化却在独轮子上悠扬而有序地行进着的，一个个头缠白布条子的庄稼汉 子不仅自得其乐，而且对明天也是满怀希望的，他们不仅将“救星”毛主席视为神灵供奉在心中，而且也是供奉在堂屋神位之上的，尽管他们谁也未曾料到，仅在两 三年后，他们中的不少人就将活活饿死在这片肥得流油的黑土地上了。那一幅幅哀

鸿遍野的景象，与明末张献忠窜来成都屠城乃有异曲同工之妙，死难者的数目也很接近。史载当年成都有市民 38 万人，屠城后，幸得逃生的只有 6 万人。而这 6 万人繁衍的后裔，一个个头缠白布条子的、活鲜鲜的庄稼汉子们，却将被他们供奉的“救星”拖向一个更大的历史怪圈了，连类似白布条子的祭祀和记忆也失传了。

在川西大坝子尚未发生空前绝后的大饥饿与大死亡之前，得天独厚的老成都一直都是焕发着千年不败的繁华与悠闲的，张献忠的横刀腰斩未曾令她毙命，因为有长生 不老的都江堰和岷江冲积的千里沃野赋她以不灭的生机，令她涵有不可征服的回天之力。在诸种优越条件的庇护下，老成都在摇篮般的盆地里一直过得十分闲适，在吃喝玩乐方面尤有不凡建树，这有历代文人墨客留下的诗词作证。到了 1956 年，此城也并不在乎她自身的老旧与落后，除皇城坝附近才有了几幢新楼耸立之外，余皆多为黑瓦灰墙的四合院，而院院相接即形成了条条街坊，以致弄得处处似曾相识，宛如摆出了一个个迷魂阵，致使初来乍到者常常迷路。此城城市景观饶有兴味，只需稍稍登高一望，目下城廓皆是一抹灰黑色，没有栉比鳞次的韵律感，几乎所有屋顶的瓦楞上都长有青苔和青草，在阴沉沉的天穹之下品味着各家的油烟，仿佛又在诉说着各家的长短。于是，在悠悠岁月中，不知始于何时，古蜀先人的祭祀声和坝声就渐渐演化成了十分喧闹的川戏锣鼓和麻将声，在亢奋、淫乐和悠闲之中，在富裕人家的公馆里，就渐渐繁育出了一道独特景观：足令川人为之骄傲的食文化。曾被屠掠的锦官城仍然成了中国四大正宗菜系之首的川菜发祥地，其无与伦比的精美兼雅俗共享的特质乃可堪称中菜之奇葩乃尔，也是“天府之国”永远开不败的一朵花。

当年穿城而过的府河及南河的水质乃是断无污染之虞的，她仍然保持着岷江从雪山带来的清纯，夹岸的芙蓉和垂杨仍在编织着历代歌者都爱用锦字编织的梦，叫你仍可隐约听见浣花溪畔那位潦倒老者对秋风的喟叹和对春雨的赞美。而曾经展开过的历史画卷和许多美丽的传说也都还有遗迹可觅可瞻，诸如杜甫草堂、武侯祠、薛涛井等等，尤其是三国蜀汉政权留存下来的文物和传说，都是令人景仰和神秘的。

但是，当年的成都却是少有作为的。在商业中心春熙路的货架上几乎还没有当地生产的轻工产品，在市区的沿街店铺和流动小贩中，都是充斥着各色小吃，

足可叫人 看得眼花缭乱，我最喜欢珍珠丸子、散子油茶和三合泥。而满街飘逸的麻辣味和腌卤味儿则会叫人闻饱肚子的，且莫说举世闻名的正宗川菜，但我一直喜欢的仍是回 锅肉、鱼香肉丝和咸烧白等家常菜肴。对于遍布全城大小茶馆中的竹琴声、堂木声、碟儿声、锣鼓声、吆喝声、嘻笑声、喝彩声，以及少不了的污言秽语和打情 骂俏声，尽管令人头晕乃至反感，但它却是这座古城年年月月日日夜夜不可或缺的交响乐。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委实把大坝子上的芸芸众生惯怀了，使老成都在丰衣 足食中缺乏精神，脸上的笑靥并不讨人喜欢。

但是，当川西坝子走过 1956 年后，老成都也就很快失去她底笑靥和她底历史韵味了。几乎仅在霎眼之间就由“票证经济”和水肿将她推到了奄奄一息的“天堂路”上，再次接受被横刀腰斩的宿命。

《我控诉》有了回音

随着成渝铁路开出的首列火车，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锣鼓声还是在老成都敲响过的。由“新中国”自己培养的一批批毕业生也陆续向她奔来了。我们曾高唱着一支十分动人而激越的歌：

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生命/献给你/亲爱的祖国，……

尽管我们这批热血青年才刚刚跨进水利厅的门槛，但主事的金健副厅长就在欢迎会上送给了我们这样一句话：“你们必须向无产阶级投降。”其主要依剧是：“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出身在剥削家庭”。这不仅是一瓢凉水，而且也打了一个死结。只不过好在我们的青春激情都还很旺，一时不易被浇灭。因为我们都还刚刚站在人生起点上的啊，心中还有梦呢。而我的梦自然也是从这座古城开始的。

关于老成都，关于如何尽快使老成都变为一座生产城市，以期成为名符其实的四川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乃是我辈当年面临的紧迫任务之一。为此，乃必须首先提出工业布局的总体规划，特别是岷江上游的水电梯级规划方案。在老专家的带领下，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大项目中的部份工作。由于我的激情过剩，有时简直成了工作狂，加之脑子好用，常常锋芒毕露，而从不察看别人的颜色 或分分场合什么的，这既很讨人喜欢又很招人厌烦，但我却始终难以自控，全然忘了金健一再强调过的那句话：“把聪明用到反党上才是最危险的”。这显然是一付 悲剧性格，也是一代人的悲哀，脑袋瓜子好用反到成了天子脚下的祸患之源。

自从走出桂花巷后，在尚未完成都江堰渠系整治规划任务时，我即先行奉命参与了成都东郊工业区总体规划方案的实施，具体负责工业供水渠系的选线、定线工作。要说当年成都东郊的那幅景象么，如今乃是难以想象的。举目环顾，除了野坟还是野坟，除了垃圾还是垃圾，它们既是一代又一代市民群体的归宿地，也是这座工于吃喝的消费城市进行代谢循环的原始机理：只能将穷人和垃圾一并从简处理，任凭野狗对野鬼的争相掘食。而我们常常就是踩在死魂灵的骨骸上，冒着袭人的阴气和臭气完成勘测任务的。我们的实际成果就是继后形成的一条人工河流，她的名字叫沙河，是东郊工业区的供水主动脉，也是一条名符其实的母亲河，她令老成都萌生了划时代的活力，直至跨入新世纪日出之时才作了新的维修与美化。但她在老河床中流淌了半个多世纪的潺潺声，乃正是一曲跨越时空的颂歌与悲歌。因为，当她通水不久，我们这批老、中、青中的不少人就被我们为之献身的时代打成了另类“死魂灵”。

大致接近工程尾声的时候，厅团委通知我有要事面谈。我本以为我的《我控诉》已如泥牛入海，断没料到竟引会起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帮的注意，他委托《中国青年报》的一位入川记者顺便来见我。估计正是这个来头才引起了各级团委的高度重视，因为，那一张张骤然将我视若上宾的笑脸乃是我始料未及的。见面会上，那位块头壮实的入川记者首先握过我的手并拍拍我的肩头之后，就操起关外腔调侃侃而谈了，其大意是：

我此次奉命入川要办几件事，其中一件就是这个年轻人的事情。他还是个孩子啊，怎么就成了“肃反”对象呢？，胡书记看了材料之后很生气，很不安，故特意派我来看看，因为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党如何教育培养年轻一代的问题，所以是一个很严肃的政策问题，什么“向无产阶级投降”？简直荒唐，谁能选择自己的出身呢？不能庸俗化嘛，瞧瞧多伤人。关于知识分子，胡书记讲了，我就原话照传：

“我国目前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多，技术人才更是少得可怜，很难满足实现五年计划的需要。老一代知识分子都是来自旧社会，出身好的当然就不多，但我们不能搞唯成份论嘛，只要他们努力工作，我们就不要东猜西疑嘛，不要说三道四的嘛，更何况对年轻人，更何况还是咱们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批技术人才

呢，希望各级团委都要切实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经久久回忆，引号中写的基本是原话）。

记者最后讲道，我个人觉得耀帮同志已经把这个问题讲透了，希望各级团组织具体落实，按“八大”精神办，要使人人心情都舒畅，集中精力搞建设。

听完这席话，我的心情岂止舒畅，仿佛觉得艳阳高照，心潮已似江河澎湃了。所以，当他问及我还有什么意见时，我只用了几滴泪水作答。这位入川记者在当年的名气并不太大，但是，刚刚翻过了1956年，到了1957年初春时节，尤其到了“文革”结束之后，更确切地说，直到1987年他又因“第二种忠诚”被再度开除出党的前后，刘宾雁这个名字在中国大地上就有如雷贯耳般的特殊效应了。

我清楚记得，在当年那个微型茶话会上，与会者们同刘宾雁一样，都是挺喜欢我的，他们都希望我能尽快申请加入共青团。但是，我却偏偏不织好歹，没有任何回应，只保持着绝对的缄默。

也许是一种补偿吧，不久之后，厅团委汤述久书记单独找我作了一次长谈，他叫我立即提出入团申请，并突击俄语，争取留苏深造，据说是派送到列宁格勒水利学院。听到这个消息（也是喜讯）的一瞬间，我完全懵了，脑子骤然变成了马蜂窝。因为，对于入团一事我仍旧没有放弃我的执傲，继续沉默着。我心中实在不愿在某种严格的组织纪律中扭曲自己的天性，例如奉命用小本子偷偷记下别人讲的话，甚至监视别人的行动等等，尽管我深知入团入党是留苏的先决条件。于是，在一种极为复杂的心情中，我决定向文质彬彬的汤书记委婉地陈述了我的这份隐衷。他先是紧皱眉头，然后才表示了理解并明确认定那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叫我不必多虑，自己诚实做人就是了。不久，我就果真写了申请并很快成为一名共青团员。似乎是命运刻意送了我一双翅膀，立即就可望朝着留苏深造的锦绣前程奔去了。其实，这纯属一个梦，我的家庭出身还有“take one”、“海盗社”之类的“历史污点”，又怎能逾越金健们设置的层层关卡呢？除非金健之流也是心迹坦荡的。不过，反过来一想，有梦总还是不错的。人生失去梦境才是可怕的。

怀着这份从未有过的好心情，我在都江堰度过了今生绝无仅有的一段好时光，有时把突击俄语之类的事也暂时置之一边了。我没日没夜地主持开展着鱼嘴水利枢纽的勘测工作，脑子里充溢着“岷江狂想曲”。啊，那是一座座灿若星

汉的梯级电站，那是一条条划过蓝天的琴弦，那是催生工业文明的母源，那将是我们这辈人可望创造的业绩与辉煌呀，这是一个何等巨大的幸运，我着实为生长在“毛泽东时代”而自豪了，并始终以一名共青团员的忠诚向着他，宛如葵花般地向着他。我敢说，我的整个灵魂都在岷江狂想曲中化作了一份虔诚，毫不亚于雪域高原上向着布达拉宫跋涉着的叩行者。尽管 1956 年也是个多事的年头，不少人的信仰都受到了来自社会主义阵营自身动乱的严峻挑战，但是，我却仍然怀揣着我的青春狂想和虔诚，在岷江之滨听完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全文”的内部传达。在一阵欣喜和激动之中，我断无任何预感：个人的命运乃至整个国家的命运就要发生戏剧性的大逆转和大浩劫了，啊，我的“岷江狂想曲”，人生起点上的“梦之歌”。

3、大幕从此拉开

毛泽东在谈笑间布下了一张网

1956 年冬。邻近都江堰的四川水利学校会议室。由刘副厅长传达“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传达的主题是：党内整风，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及宗派主义，简称“三个主义”。欢迎党外人士参加。其方法是“和风细雨”，坚持“双百”方针。

由于传达时间需 5、6 个小时，不许间断且不许记录，晚饭只能吃干粮。好在毛的讲话不时妙趣横生，内容也新鲜，令人在不知不觉中就随他跑完了这趟“马拉松”，而且印象也深刻，有些话语至今恍若在耳：

“……我们之所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是因为这个方针能促进学术和艺术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出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人心舒畅，有利于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作为执政党，必须首先清除自身的不良作风，才能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所以要整风。我们也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党团员要积极参加，带头鸣放，这有利于打消人们的顾虑，再说一遍，党团员必须带好这个头，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在鸣放中，我们主张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良药苦口利于病嘛，忠言逆耳利于行嘛。这些古训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这是何等博大的襟怀呀，“远非唐太宗可比拟”，令我眼睛骤然发湿了。尽管他接下来的话锋有所转换，但在谈笑之中并不令人警觉。我是捱到落魄之后才渐渐品出了其中的那股子阴气和杀机来的……）。

“再顺便谈谈四川的事情，就是四川出了个《草木篇》的事情。不少人都在批。各位看过没有？没看过就赶紧印出来，都看看。我看过。我是不太喜欢的，各有各的看法嘛，这是正常的。四川同志们的用意是好的，对党忠心耿耿，但就是早了一点，声势也大了一点，猛了一点，这对鸣放不利。不要随便打棍子嘛，也应当允许人家反批评嘛，让问题都摆出来嘛，老是捂盖子怎么行呢？要好生注意策略哦。

“最后再谈谈宣统的事情。人家是皇帝，还在我的头上呢。有人提出该放了，大家说说怎么办？依我看，还是早了点。他在满洲国得罪过老百姓，要做好工作才行哦，不然走到街上要挨扁担的。我得为皇上保驾哦，我有苦衷啊，要是弄遭了，我又该如何向老佛爷交代呢？请在坐诸位都出出主意吧……”

大伙都听笑了。这是毛泽东特有的幽默、睿智和狡诘。它将暗藏的杀机全然冲淡了。何况我根本就不觉得《草木篇》有啥问题。诗嘛，一首小小的散文诗，咏物寄情，仅仅借白杨之类顺带讴歌了一下宁折不弯的士气节而已，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所以，我仍然牢牢记住着“带头鸣放”的指令和共青团员的使命，压根就没有怀疑到这位“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崇高品德”，只觉得，不，只佩服他的“讲话”顿时就令中国大地百花竞艳春光明媚了。在1957年早春中，我全然没有什么“乍暖还寒”的感觉，只是觉得这份自由与民主来得太突然了，简直令哑巴也想歌唱了。于是，我就完全撂下了俄语的突击，只顾在紧张工作之余驰骋于文苑之中。

不久，由四川省文学艺术联合会、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及成都市话剧团三家联合征求大型话剧剧本的启事就犹如一块磁铁出现在《四川日报》的显赫位置上了，辐射着十分迷人的磁力线：一等奖一万元，二等奖七千元，三等奖五千元。好家伙，这额度是史无前例的，三等奖也是我当年月薪的112.4倍，年薪的9.4倍，

当我决定以三等奖为目标之后，即凭着旺盛的精力和才气，在十分窘促的业余时间，很快就挤出了一部四幕八场的大型悲剧《妙龄女郎》（又名《芙蓉城》）。

剧中，我讲述了一位女孩子养私生子的故事。模特儿就在我身边，故事框架也以写实为主，但剧中还是设计了不少悬念与冲突，在环境氛围和心理剖析方面也下了一定功夫，没有直奔主题，而是在刻意摒弃公式化概念化的老套路。

我的辛苦似未白费，不久即通知我晤面研究修改加工事宜。这就意味着我的作品已经初步入围了（是从上百件稿件中脱颖而出的）。当我兴冲冲地分别跑到三家门庭时，接待者最初的眼神几乎都是相同的，除了惊诧还是惊诧，其中，省文联戏剧组组长陈欣老夫子讲得最直白：“唔，没想到你还这么小，简直还是个嫩水水娃儿哦，可以，你这个重庆仔儿。”他认为此剧自然主义倾向过重，也有批判现实主义方面的问题，写得太阴暗了，以致扭曲了时代背景，像发生在解放前的事情，应当纠正。而省人艺和市话剧院的看法却与之相左，他们皆认为题材挺新颖，写得有才气，主题也积极，但还需加强戏剧性冲突，不必过份拘泥于生活的真实。百花齐放嘛，也是探索嘛，未必只能沿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于是，这三家形成了两票对一票，但陈老夫子这一票的权重值却更大。显然，我的并非自觉的创作方法已经触及到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是以歌功颂德为主呢、或是揭露批判阴暗面为主？而后者乃是毛时代之大忌，就不知他的百花齐放成了方针之后是否仍然如此？若是，那就没啥好说的了。我不无困惑地望着陈老夫子，心中嘀咕着：现实生活并非阳光普照啊，何况我摄取的题材又断无可能写成歌颂性的呀。最后，我只好请他们统一口径，写几条，我参照修改就是啦。我自信我有用不完的精力。我觉得我距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某刊物已打算先行发表我的修订稿了。这消息在一个刚满20岁的小青年心中会激起何等样的欢乐是不难想象的，兴许就叫得意忘形吧，尽管我的处女作早就面世过了，但那只能算作小吹小打，尚无轰动效应呢。我的确渴望成名成家。这是真的。同时也映证了“个人主义乃是万恶之源”。周扬在1955年向全国文学青年发出的这个告诫还是颇有见地的，假如人都成了机器的话。

脱稿后，因工作需要我未能参加省级机关的首批“鸣放”，但对于“党团员要带头鸣放”之类的教诲与指令却未曾淡忘。这是我不久之后自投“阳谋”罗网的主要原因。

以卵击石与英勇悲壮

我接受的紧急任务是负责测绘百丈水库库区和灌区。这个位于盆西台地丘陵区的百丈关乃是小有名气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曾在此关打响过直指成都的百丈战役，这也是该军在四川的最后战役，据说是此次战役的失败才正式宣告了张国焘反毛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同时也证明了毛泽东决定翻过附近夹金山的英明决策才导致了长征的成功与辉煌。但，历史的沧桑似与山水无涉。在这片迷魂阵般的小丘陵与小冲沟的复合地貌景观中，展现的景象依然是祖先留下的水车、水磨和淡淡的炊烟，在贫穷和蒙昧之中静得出奇。要不是憨厚的房东赶百丈场帮我们携回了一大摞过期报纸和家书的话，真会叫人忘了在这片丘陵台地之外还有一个热闹得很的大千世界呢。

当晚，在豆大的油灯下，我全然忘了昼的疲劳，逐月逐日地翻阅着正在这片冰川台地之外发生的事情，当读到最后几张时，只觉得一股热血直冲脑门子，啥？《这是为什么》？啊，这是为什么？不是口口声声鼓励“大鸣大放”吗？不是口口声声鼓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吗？别人才说了一点“天气”和“党天下”之类的话就受不了啦？这算哪门子气量呢？还说“言者无罪”呢，可笑，不，简直是在耍赖皮，把什么工人农民也搬出来了，哟哟，“工人愤怒了”，噫噫，“农民讲话了”。这纯属捉刀代笔强奸民意，我就不信，我就不相信眼前这片土地上的农民会讲什么话，不信就可问问咱们的老房东，他曾冒死为红军送过粮食呢，还见到过朱老总呢，不乏阶级觉悟呢！于是，我的义愤、不平与厌恶顿时化作了冲动、勇敢与无畏，当即提笔成篇，名为《我也想鸣一下》。顿时，毛在我心中的高度完全下降了，何况我对他的那份向阳之情本来就不深，且带有莫名其妙的宗教色彩在，故很难经受理性的观照，在骨子里始终难以接受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不断制造的各种胜利与辉煌，诸如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不在大陆的胡适，批判故纸堆中的“红学研究”，直至批了胡风抓了胡风，对“胡风分子”们仅按书信治罪还嫌不够，如今竟要以言治罪了，不，是要诱言治罪了，这是哪门子规矩呢？除了权术和阴谋之外，又能是什么呢？呵，说的简直比唱的都好听，还提倡什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还说什么知无不言言者无罪呢，可笑。

面对阴谋，面对不公，面对丑恶，面对陷阱，我的愤怒已近于疯狂了，他妈的，哪怕粉身粹骨，老子也要誓死一搏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是历代雄魂的正气在召唤，是自我完善的人格力量在鼓舞，哪怕明知是在以卵击石，哪怕手中只有愁容骑士的一杆长矛，我也要举它一搏了，次日清晨，我托房东寄出了我的文章。原文如下：

“对于常常奔波在野外的人们来说，能读到一些过期的报纸也可算作一种幸运了，这似乎已经成了我们精神生活中的最高享受。眼下刚刚兴起的“大鸣大放”当然是最值得关注的。自1955年之后，人们敢于如此吐露心声是很不容易的，应当高兴才好。何况言者所言之事尽皆属实，不足者，尚有几分吞吞吐吐而已，此为顾虑。英明者当鼓励才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嘛。何况诊治三大主义是需几付猛药的，因为患者的病情已是不轻了，官僚主义的横行已是惹得怨声载道了。这是事实。那么，为啥不对这个令人堪忧的事实多问几个为什么呢？为啥反到对言者问起了为什么呢？而且火气又是如此之大，把做工者和种田者也都抬出来了，据说他们的“肺都快气炸了”。我就不信。杜撰也该讲点逻辑才好，否则将会贻笑大方的。不过，这种疏忽也多少可以叫人看出当初鼓励“鸣放”的初衷来，什么知无不言，什么言者无罪，全是假的。而目的是什么呢？莫非竟是日渐升级的棍棒交加？莫非竟是用这种手段来繁荣学术与创作？倘如此，中国的命运就实在可悲了。

“我非俊杰，难识时务。这或许与本人年仅二旬左右的血性和傲骨有关吧。虽然明知此时还鸣还放的后果不堪设想，但我却不怕，我有话就要说，我认为良知和正义比什么都重要，与其虚伪地生存，不如真实地灭亡。所以，我要说的都是大实话，我要碰的都是敏感话题，尽管片面和偏激在所难免，但我的态度却是真诚的。我只愿做一名诚实的共青团员。

“先说说被攻得最猛的大毒草‘党天下、清一色’吧。我认为它在现实生活中乃有其合理的内核，与宗派主义近义，与独立王国同义。例如，在咱们水利厅，三大主义化身就可排成一长串队伍，他们的气焰像一层层愁云惨雾，长期笼罩着青年们的思想领域，使人动弹不得，否则，就有金健之流的人跳将出来，指着你的鼻尖，口沫横飞地唾骂道：你敢反对我？你敢反对老子？你敢反对党？，……而现实生活中的‘以人代党’和‘以党代政’也正是‘党天下’在这种逻辑和调门中的细化与延伸而已，以致任何一个党员都可代表党，即使此人品质非常恶劣；以致任何一级党组织皆可直接行使行政权力，即使第一书记并非

本部门的行政首脑。水利厅的现状就是如此。金健这个二把手是事实上的一把手，而徒有其名的一把手则是事实上的什么都不是，因为他是党外民主人士，只可当傀儡，作摆设。故 此等人士抱怨有职无权乃绝对属实，但我相信他们乃毫无争权夺权之意，人们只需看看他们那付唯唯诺诺的样子就够了。而今，人家有机会抱怨几句又有啥？还不是 仅仅为了保住一点士的脸面而已么？可怜，真可怜，掏句心窝子话，我真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软弱感到羞耻。如果上述实情只局限于水利厅的话，倒还不能足以充分证明“党天下”有其合理的内核，因咱水利厅毕竟还有一名一把手作摆设。假若作个统计，在厅以上的行政首脑中又找得出几个党外人士呢？即使有几个，他们是否又 是有职有权呢？我估计未必会比水利厅的行政一把手好多少。这种客观规定性无疑是入党做官的动因，故“清一色”也就在所难免了，它已成了当今中国的现实。而 这种现实的弊端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与民主政治或政治民主乃格格不入了，以致选举成了钦定，各级人大和政协皆成了橡皮图章。国，为一党之国；党，为一君 之党。共和对中国仍然是个梦。既如此，三大主义还能根除吗？社会生活还能正常吗？显然，芸芸众生立命之安否唯有寄希望于明君了。这是当代中国的耻辱。试问，一旦君庸不明又该咋办呢？可断言糟透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只该无辜者自认倒霉了。1955年的 文字狱不是极好的证明么？，仅以抄查的私人信件为凭，兼以“按语”为据，即可逮胡风们进大牢等等，不可谓不是一桩奇冤兼笑话了。试问，治思想以罪的法律依据在哪里？“内部肃反”的法律条文又是在哪里？是否就在一个个残酷而血腥的历史先例里？若不是，无论怎么说也不致于将我这个十多岁的乳臭未干者也卷入到这类悲剧之中去的呀。就我当时稚嫩的心灵而言，霍然囿于那种阴森恐怖和谩骂威逼之中时，本如葵花向阳的心灵也快被逼成真正的反革命了，几乎不甘忍辱而只想以 死相拼了。这说明政策的错误和法制的荒芜将会逼出多少对立面，毁灭多少无辜者，不是反革命也会被逼成反革命的，我认为流沙河说‘肃反运动一半是阶级斗争一半是开玩笑’，并不荒唐，他还说得太客气了，可说完全是在开玩笑，是拿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生命开玩笑。我希望目前这个玩笑不要开得太大了，还是好好听听逆耳之言吧。”

此件刚刚寄出后，我的直觉就在告诉我：你即将倒下了。但我会站着倒下的。我已经看见了横刀向天的谭嗣同。

最后的夏日

当我的文稿寄出两三天后，我带的这个组即与另一测绘组在野外相会了。当该组组长箫文单独听我谈及此事时，他简直被惊呆了，连骂浑蛋，催我赶紧要求退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而我却一笑置之。他急了，怒斥道：你总得想想你妈呀！此话顿时击中了我的脆弱面。我的确还得想想我那可怜的母亲，一旦她见到自己的独子戴上镣铐又该咋过呢？于是，我当即向川报发信要求退稿，若不退，也请不要发，请尊重作者的权利，云云。这当然都是废话。

没料到，我与萧文的这次偶遇竟给他也造成了灭顶之灾。这是令我悔恨终身的。他只比我大两岁，很聪明，有才华，且富有进取心，在野外的油灯下修完了不少大学课程。他举止文雅，白白胖胖，似乎太阳没法子把他晒得黑。一双睿智的小眼睛总是流露出不会轻易苟同于人的清高。我们的交谊很深，几乎情同手足。这是他被我诛连的唯一原因，绝然没有第二个原因。

没过多久，一回到成都我就赶紧去了川报编辑部，要求退稿，并发生了争吵。末了，我面对的三角眼只在藤椅中向我瞅了瞅，然后附加了几声冷笑。这自然是最后的回答。当年的各级报刊（中共的各级喉舌），不知在“引蛇出洞”的全程中，用舆论罗网帮助刀斧手们逮住过多少无辜的小精灵，正当我心中的愤懑与惶恐还难以平息的时候，从桶子楼的另一端突然传出了一位女孩子的质问声，她的嗓门不小，音调也十分尖厉，讲的话语令我记忆犹新：

“你们川报太无耻啦，除了造谣就是乱打棍子。我冯元春还是在校学生呀，请问，我做过谁的姨太太？无耻，下流，我抗议你们对我的人身攻击！”

啊，冯元春，好一个大名鼎鼎的冯元春。我后悔我没多走几步，到总编室去见识一下她的容颜。不过，我却记住了这位妙龄女郎的声音，尤其是她在四川大学“自由论坛”上的演讲题目：

毛泽东是伪马列主义者；中共是三大主义武装起来的历史上最残酷的剥削集团！

这震聋发聩的声音宛如海燕在风暴中的呼号。不久，这位川大生物系的四年级学生就被冠以“现行反革命罪”上铐了。俟至“文革”初期，她又被冠以“继续炮打伟大统帅”的不赦之“罪”在南充“伏法”了，在嘉陵江边与林昭的一

滩碧血交相辉映着。长流的江水是不可能涤净这一桩桩血案的，而圣女们盗来的火种更不会熄灭。

离开川报的红砖桶子楼后，我又去了邻近的省文联，只见陈欣老夫子一脸冷漠，最后向我厉声斥责道：“你娃儿是咋个搞的嘛？弄成这个局面，你也真是哦，聪明反被聪明误，”

我明白了，被腰斩的《妙龄女郎》也将作为《我也想鸣一下》的佐证了。我是在劫难逃了，何况还是自投罗网的，犹如蛛网上的小虫子，惟有静静等待末日了。同时，我的直觉又在不断地告诉我，这个夏季休假乃是我今生最后的假日。好吧，那我就力求平静地度过今生最后的一次假期吧。在这最后的30天里，我决定首先好好陪陪来蓉的老父亲，啥事都不露。总而言之，我认定了这最后的自由时光于我乃是极端重要的，类同死囚在吻别神甫手中的十字架。当这最后的自由转瞬结束之后，我深知，等候在我人生起点上的将是我今生尚未来得及品尝的爱情与幸福的彻底毁灭。

然而，我父亲此次来蓉的主要目的却正是为我相亲的，这令我十分尴尬。据淑声姑姑讲，那姑娘出身名门，其父是吾父的辛亥老同志兼老上司，她刚毕业于重庆医士学校，分配在成都某医院工作。先从照片看，长辈们都认为还是挺班配的，我也无话可说。为了不叫父亲过份失望，我也只得应付应付了，尽管我不喜欢假面舞会。

在锦水之滨的芙蓉下，此女确实清丽可人，甚至不亚于周家姊妹花，尤其酷似我最喜欢的周二姐，蛾眉凤眼，笑靥可掬，宛如晨辉中刚刚绽开的一朵白芙蓉，水灵灵的。稍作交谈后，我敢以我过人的敏锐断定：她对我这个英俊少年也是颇有好感的。就像戏文比喻的鸳鸯鸟，我与她的这份滨江情缘本如天作地合。如果没有《我也想鸣一下》……这灭顶之灾的感觉令我在初恋的门槛边上变得格外地尴尬与不安了。为了不致搅乱她的芳心，我只得拚命扼住心中的愁烦与感伤，在谈笑之间找个借口就向她告辞了，而且也未约定“下一次”。

继后，是她获知我已完全失去自由之后，她即主动地为我创造了一个“下一次”，准确时间是在公元1957年秋冬之交，地点是在青羊宫农业展览馆。她像探监似的与我隔桌对坐着，噙泪无语。我亦无言。但却心有灵犀，仿佛两颗有缘无份的心灵都还没有忘记芙蓉树下的那个美好瞬间，只顾默默地祭祀着。最后，

她仍然默默地抽身离去了，只把一个动人的背影留给了我。她在风中愈走愈快，双肩不停地抽动着，最后几乎像小跑，而爬在辫儿根上的蓝蝴蝶活像飞了起来，像一道蓝色的闪电，在漫漫长夜中不时划破我心中无尽的虚空，即使灵肉不时沈入深渊时，我也在用我的青春与生命作祭，为这个未曾记住芳名的蓝蝴蝶点燃一柱心香，用鬼魂般的虔诚和敬意去感谢她给我送来的这个“下一次”。

那夜，我哭了。

长篇纪实文学

佝偻的背影

老 骥 着

选载之二

4、青羊作证

挺起胸膛走向“断头台”

水利厅的“反右”高潮是在我被“揪出”之后才真正掀起来的。在与青羊宫正殿毗连的农业展览馆里，所有展棚和设施皆被水利厅临时租用为外业系统的“整风反右”基地了，对外则一概封闭，致使这处道家祖师灵位随之断了香火。

我的《我也想鸣一下》是跟随类似编者按的文字《一篇值得注意的稿件》同时面世的。之前早已打点停当的数千份铅印件则迅即发往全省地、州、市、县、区、乡的水利水电部门。我立即成了这个系统的众矢之的。反正，由厅本部先

行揪出来的“一小撮”，诸如李紫翔厅长，孙锦教授，叶嘉禾主任工程师，和党辨主任朱柏彬等人，尽都统统退到我的身后了。那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巨幅标语，那充斥辱骂和丑化的打油诗和漫画，顿时叫我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只有“向无产阶级投降”份儿了。其实不然，我对这些平庸的公式化的甚至是下流的东西皆一概嗤之以鼻，还不时张贴《我的回答》或《我的抗辩》之类。平庸者们驳不倒我。我自信我有真理在手。于是，各种型号的批判会就变得更加频繁了。但是，他们除了只能不厌其烦地重复着一些时尚词汇，诸如反动透顶啦，顽固不化啦，狼子野心等等之外，那怕是造诣甚高的整人专家们也是讲不出多少道理来的。他们在逻辑上老是很蹩足。这也难怪，倚权仗势就是这个样子的，换言之，真理总是不会攀附权势的。由于我有舌战群儒之勇，又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所以，在每当回答问题时，尤其是在情绪激愤的时候，我还会乘机将文中未尽之意倒个底朝天，看看金健们拿我这个牛犊咋分尸。例如我说，本人就是欣尝欧美的民主制度；还非常赞同铁托的这个观点：问题不在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是使得这种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我认为陶里亚蒂也是说得挺好的，斯大林犯的不是错误，而是罪行，是破坏法制的滔天罪行，等等。我还说，我特别希望毛主席能将斯大林当作一面镜子，作为前车之鉴，切莫再用错误的办法来搪塞错误。例如，抓胡风坐大牢本来就是不对的，放了不就完了吗？何苦还要整治敢于声张正义的人士呢？曾几何时，你老人家不是如此鼓励“鸣放”的吗？不是还特别要求“党团员带头鸣放”的吗？不是还口口声声高谈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吗？现在又该作何解释呢？恐怕只说一声“阳谋”还是不够吧，反正我是想不通，没法子低头认罪，除非砍下我的头，等等，等等。一时间，我真是嚣张极了。

金健们对我的嚣张气焰恼怒不已。先是宣布开除团籍并定为共青团叛徒，其主要依据不仅仅是我的“反动文章和反党气焰”，而是我有曾经打算参加民主同盟的意愿。这不能不算露馅了吧，在权贵们的心目中，曾经一道“浴血反蒋”的民主党派如今已是政坛上的敌对势力了，因为他毛泽东已经拿下天下了，其它党派尤其是“民盟”该遭灭顶之灾乃属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据说最最可恶的就是这个“章罗联盟”，而我想参加“民盟”则“正是想巴结这两个反动头目”。我知道他们如此抬举我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本来就不愿加入共青团，开除就是啦，

老子才不稀罕呢。由于扑不灭我的“嚣张气焰”，金健们就提前宣布我为“右派”，但我却死活不签字，死活不写“认罪书”。我一再向判官质问我何罪之有？言者无罪是谁说的？并一再强硬表示：我既然敢于无视骗局，敢于自投阳谋罗网，我就决不会随便低头的，要杀要剐悉听尊便。“青年何辜？遭此荼毒，”这话是谁讲的？为何拿下江山就变啦？我常常问得众人哑口无言。

为彻底打垮我的嚣张气焰，水利厅立即倾尽全力，专门为我，为一个刚过21岁的年轻人筹备了一场万人批判大会。这属该厅空前绝后之举。所谓万人，也不无虚张声势之嫌。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在如经幡招摇的款款白纸横幅下，我举目环顾，尽管展棚之外的条状空间皆是一片又一片的黑压压，但充其量只有万数之七、八成而已。管它的，即使超过万人老子也无所谓，去你妈的！

实事求是地讲，1957年的批斗大会比后来的“文革”要文明得多。我是在几名专案人员前后左右的押送之中步入会场的，还可坐下，没挂黑牌子，没戴高帽子，没坐“喷气式”。在主席台上就坐的人正是我在文章中特指的“一长串三大主义的化身”。大会则由我所尊敬的两位专家、也是我的顶头上司金科长和巩科长轮流主持。而事实上的主持人则是金健副厅长。他是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总导演。他在主席台上首先作了批斗动员，调子定得很高很高，他说我不仅是言者，而且也是行者；不仅在客观上成了全厅右派尤其是青年右派的总头目，而且在事实上也组织了一个“反动小集团”，有计划有目的有纲领。《我也想鸣一下》就是公开抛出的反革命纲领，必须首先批倒批臭。他还特别强调这家伙人小鬼大，言论特别恶毒，接着，他就一字不差地将“三大主义化身”一段背诵了一遍：

“在咱们水利厅，三大主义化身就可排成一长串队伍，他们的气焰象一层层愁云惨雾，长期笼罩着青年们的思想领域，使人动弹不得，否则，就有金健之流的人跳将出来，指着你的鼻尖，口沫横飞地唾骂道：你敢反对我？你敢反对老子？你敢反对党？”

“大家讲讲，这恶毒不恶毒？简直恶毒之极！”他煞是义愤填膺，以致咬牙切齿，竟向桌面猛击一拳，宛如乐团指挥，将一片片黑压压的方阵中的口号声浪推向了高音区：

“坚决打垮右派向党猖狂进攻……！”

“右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坚决揪出反动小集团……！”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我对这些嚎叫并不在意，因为我已作好了最坏的准备，大不了就是悖啗一声，走进高墙，为真理赴难。所以，我对轮番上台“批判”我的鹰犬们究竟讲了些什么捞什子连一句也记不得了。狂吠与嗥叫是很难给人留下印象的。不过，令人遗憾的乃是中国历史竟被这类狂吠与嗥叫淹没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远远超过了五分之一世纪。

在批斗进程中，令我意外并震惊的事情还是终于发生了。被勒令上台的萧文竟完全失控，他将我们平日的闲聊也倒了个底朝天，甚至还有加油加醋之嫌。他揭发道：“这个右派还对我说过，一旦章罗联盟得逞，他要先杀金厅长，后杀牟罗汉，”牟是支部书记兼队长，毕业于四川大学土木工程系，是金健的宠儿。不过，为了让萧文过关，我对他揭发的这类东西还是默认了，因为我并未真真实实地割下金副厅长和牟队长的脑袋瓜子儿，充其量只属思想反动而已，仅此而已，但仅拿“而已”却是无法给我定罪的，充其量也只能给世人造成一个错觉：这小子确是个青面獠牙的反动分子，集中体现了右派的反动本质。但最终还是仅此而已。不过，萧文此举却反倒是害了他自己。他实在说得太多太多了，且无任何人证、旁证与物证，既经不住别人多问几个为什么，也经不住我的一口否认或反咬。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中了离间计，因有的鹰犬说我已经揭发了他。其实，一开始我就把他推得远远的，谁知他竟将已经烧掉的一本日记也拿来坦白交代了，把烧掉的内容几乎背得一字不差。由于给我看过，他怕我揭发而失去了坦白从宽的机会。真笨哇，萧文，你个聪明绝顶的萧文呀，为啥一下子就被吓傻了呢？仅就日记而论，他也可谓之才华横溢兼“反动透顶”了，诸如“平庸和隐忍是多么地愚蠢，我的心潮已如大海的狂涛，面对邪恶，我愿操持反抗的宝剑，选择死，让热血抚慰我的灵魂，”等等。但是，这颗聪慧的心灵却连长矛也未曾举举就自投罗网了，比我还不值。而我的另一位同龄好友欧阳策就做得聪明多了，他被勒令上台时不惊不诧，讲得天衣无缝：“听了大家对这个右派的揭发批判，使我深受教育，认清了他的反动本质，他的的确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由于同他有共事关系，我又是团干部，必然

同他有接触。现在，我要坚决同他划清界限，肃清他的流毒。我本来是个测量工人，是党一手把我培养成技术干部的。我不会忘记党的恩情。我要在大风大浪中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同他斗争到底……”漂亮！我与他之间不会再有什么大的瓜葛了。麻烦的还是萧文，我究竟该把他托举上岸呢？或是反咬一口呢？啊，他毕竟才刚刚结婚啊，你是不是被新婚弄晕了头？以致才对我咬得如此愚蠢而绝情呢，啊，友谊，暴风中的友谊呀，你究竟还有无一分价值呢？

那夜，我又哭了。

不知人生是梦还是戏

万人大会的次日，一张巨幅漫画发出了一个晋级信号：说我不但是“右派分子”，而且还是“极右分子”，距现行反革命分子也只有一步之遥了。画中的我身着皇袍，摇鹅毛扇的是萧文，将帅则有欧阳策等数人，喽罗么，站了一长串，诸如反社会主义分子、烂言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等等，都是有名有姓的，煞是热闹极了，任凭权贵指定就是了。看来，一桩团伙性质的冤案已经杜撰成型，问题就是不知还需诛连多少人。

我天天都被专案组带到青羊大殿前的一口落地大钟旁。近处是一对沉默着的青铜神羊，人们早已把它俩的头角摸得光亮照人。专案组已不屑于深挖我的阶级劣根性了，因为他们已将我的“工商业兼小土地出租”家庭出身一笔更改成“官僚大地主”了，这已足够证明某某人对共产党乃是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了。故专案组当务之急是要我必须承认有个“反党小集团”，何况别人都已交代了，与漫画上定的坐次完全一致。但我只报之一笑。我已深知他们不仅要彻底打死我，而是还要借我之口来咬死一批人。为此，牟罗汉还特别向我作了单独启发：

“萧文年龄比你大，生活经验比你多，我们分析过，不是你指使他，而是他指使你，这才符合逻辑。不过，他也才20多岁，估计他后面还有人。是谁？有几个？你都要揭发出来，不要包，包了就该你自己背时。都啥时候啦，还要讲义气？你有情，别人可无情哦，这个嘛，你也该有体会了。”

不错，我是深有体会的。但是，要我出卖人格，学疯狗乱咬还是办不到的。因此，我天天都同专案组对峙着。青羊旁边常常充斥着火药味。

这个专案组有7人，其中最为凶恶者莫过于为首的郭天仪。此人系原西康省某测量队的支部书记兼指导员。他的习性属于蹲在板凳上才可吞食大块肉和大米饭的那类三八式老干部。此人目光尤其阴冷，一顶赵本山式的灰帽子只顾盖住脑门子，露出的刀锋脸上总是杀气纵横的，与大殿上怒目圆睁的道家天师各有千秋。某日，我与他短兵相接了：

“你个狗操的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当心老子把你毙啦！”他双目充血，并做了一个掏枪动作。这动作叫我好生眼熟，顿觉毛骨悚然。

“你敢骂人？你算个什么东西，”我毫不示弱。

“骂你，老子还要揍你，咱们今天就是要打垮右派猖狂进攻，保卫革命果实！”他一句一个惊叹号，并将杯子摔得粉碎，举起了拳头。

“你敢，不打不算人，”我想把事情闹大，愿主动招惹皮肉之苦。

众人慌忙劝阻着。有几个道士远远偷看着。两只青羊沉默着。但是，不能沉默的历史却霍然揭开了一个大谜底，瞬即发生的一幕巧得象杜撰，应了说书人的一句老套话：无巧不成书。

几乎在悄然无声之中，一队军警已迅速包围了青羊正殿。闪光的刺刀和手铐令我猛然一怔，一股热血直冲脑门子，而中枢神经则迅即叫我作好赴难准备：挺着胸脯走，挺起胸脯死，

正当我在心中向母亲告别的时候，只听得领头者猛喝一声：“谁是郭天仪？站出来，不准动，”所有的长枪和短枪都同时指向他。

啊，原来如此！

陪同行动的人事处处长、老红军罗永金迅即代表厅党组首先宣布开除郭天仪的党籍和公职，接着是持枪者出示逮捕证，签名，上铐。快得叫人目不暇接。

“真没想到……”郭天仪咕哝着，形如落水狗。

我在惊魂稍定之后立即表现出了惊人的投掷技巧，“你个狗操的”，使郭天仪失去帽子庇护的脑门子，被我的瓷杯砸出了血花子。若不是罗处长上前劝阻，我楦起的砖头可就更加厉害了。

“杂种……”我心中痛快极了。

当警车长鸣而去之后，被召至大食堂的人们很快挤成了一片黑压压，静得出奇，静得几乎令人窒息。啊，原来如此，大食堂顿时炸锅了。

这个左得出奇的家伙原来竟是一个血债累累的日伪汉奸，帮助日本鬼子对我施行“三光”政策的有他，率还乡团屠杀、活埋我抗日军民的有他，同鬼子们奸杀“花姑娘”的有他，用刺刀挑起婴儿取乐的有他……银幕上的民族败类都远远不及他。所以，冲在“反右”第一线的仍然有他，被金健副厅长委以重任的也有他，很显然，是毛时代的特殊逻辑帮助郭天仪完成了另一个郭天仪的角色转换和形象再造。他用他学得的左求得了左的庇护。他用他虚构的苦大仇深换得了唯成份论的青睐。他用他伪装的勇敢换得了英雄的美名。他用他泥鳅般的技巧钻过了冤屈了无数人的“拉网式”肃反运动。本能和直觉已确凿无误地告诉他：和平年代的主要打击目标已不再是失去土地的地主和失去工厂的资本家了，而正是在他治下的成堆成堆的读书人，也就是泥腿子们习称的“臭知识分子”。所以，此番专政目标的转换不仅给没喝过墨水的人们带来了史无前例的、至高无尚的荣耀和比比皆是的擢升机会，而且也为郭天仪这种死有余辜的民族败类营造了一个个避风港，以致在他行将偿还血债之时才会发出“真没想到”的惊讶和悲叹。这真是一个极不寻常的时代，相声逻辑无处不在派上大用场。

但还有一个“真没想到”，郭天仪的被捕竟反而使这个相声逻辑得到了新的补充与发展。当他带着我砸出的血花子消失之后就立即出现了一条新的“杠子”，由“反右领导小组”十分（不是九分）慎重地宣告道：郭天仪在被捕之前仍然是代表党的领导，反对他仍然是反党，向他交代的问题仍然有效。这条杠子对我倒是无所谓，因为我从未向他或他们交代过任何问题，但是，同他有瓜葛的人们就惨了。下有二例：

宋椿正是因为、也仅仅因为说过“郭指导员不修边幅”才被“揪”出来的，据说这是蓄意丑化党员干部，也是蓄意丑化了党的领导，其主要旁证还有：宋椿曾拒绝了一位女性党员对他的爱恋，气得此女几乎痛不欲生。“这是可证明宋椿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于是，这位比我稍大一点的美男子就从此难逃厄运。继后，我们成了生死之交。此为 例一。

例二是葛嘉泉。他与我同龄，聪明绝顶，是从测量工人中提干培养的尖子，文思敏捷，口若悬河，且已春风得意，是厅人事处长的接班人选之一。郭天仪一案正是由他手持公安部的特许证件调查立案的，历时半年有余。那是在昔日惨遭蹂躏的华北平原上听取幸存者的血泪控诉，逐一核实着郭天仪的桩桩罪行，其

悲愤可想而知，辛苦也可想而知。返蓉述职后，他若好好休整一下反倒无事。谁知他也听信了“带头鸣放”之类的阳谋谎言，怀着赤子之心被毛“引蛇出洞”了。尽管他是挖出郭天仪的头号功臣，但仍属“居功骄傲”而滑入“反动派”之列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据说在本质上与郭天仪别无二致，故仍然不可赦免。他继后蒙受的苦难与悖辱是险些致命的。我们也成了患难之交，至今仍是挚友。

不是笑谈，阳谋加相声逻辑真是成了一个时代的专利品牌和吏治工具，它对一代代无辜者的灵魂摧残犹如悖迟处死。

毛泽东的小册子令我最终崩溃了

毛在 1957 年“放长线”钓到的大鱼除了我和萧文、宋椿、葛嘉泉这样成千上万的年轻人之外，真正懂得政治的职业政客恐怕就太少了。然而，毛的杀戒既开，局面也是不好收拾的，例如，规定每个单位都要揪出 5% 以上的一小撮也确实非易事。所以，如何追查我的“小集团”就为水利厅的纵深发展并超额完成任务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不过，这也并非易事，虽然我的专案组组长已经易人并加强了力量，但我仍与他们对峙着。有青羊作证。似乎，我与这处道家圣地已结下难解之缘。很多很多年后，在有关水文化方面的学术研究中，“天人合一”的道家理念对我的启迪还真是不小呢。不过，眼前的对峙却令双方都是很不愉快的，为打破这个僵局，金健们就干脆将已挖正挖和将挖的反社会主义分子、烂言分子、坏分子等等都统统算成了我的喽罗，明确指令这班宝贝在交代问题时，都必须首先同我挂勾，就连乱搞女人的男人和乱搞男人的女人也是受了我的反动影响或是听了我的唆使之后才发生了公狗与母狗的那种交媾行为的，据说只要咬了我就可得到从宽处理，等等。同时，专案组还向我作了进一步的暗示：即使不将我列为现行反革命分子逮捕法办，至少也是极右翼分子，从政治上彻底处以极刑。勿须讳言，在此般立体打击中，我的精神已经有些支撑不住了，在梦中也可听到灵肉的坍塌声，因为，我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啊，加之那只刚刚飞逝的蓝蝴蝶还在不断地撞击着我灵魂中的脆弱面呢。

不过，在青羊旁的这处灵魂屠场里，令我精神最终频于崩溃的主要原因还是认真读了“毛泽东同志根据 1956 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整理而成”的《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本隆重推出的小册子之后。将它与去冬 5 个多小时的内部传达稿相对照，已是风马牛不相及了。它已真正变成一张疏而不漏的阳谋天网了。

毛在小册子中毫不讳言他提倡“双百”方针和鼓励“鸣放”的真正用意是什么，并对他创造的阳谋论作了新的发挥。文中的潜台词也能叫人看得明白：手段嘛，仅仅是手段，目的才是主要的。他说他最后拿出的“划分香花与毒草的 6 条标准”尽管迟了些，放了马后炮，但却达到了有利于大鸣大放的目的。据说这是一条十分（不是九分）成功的经验。树欲静而风不止嘛。黑云压城城欲摧嘛。我们是被迫反击的嘛。这下可好了，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了，大鱼也钓出来了，毒草也大长特长了，革命人民就正好对这些丑类聚而歼之了……

这哪有什么信义不信义？哪有什么道德不道德？哪有什么正大不正大？哪有什么磊落不磊落？，除了极端残暴的列宁和斯大林之外，还有谁曾用过这种极端卑劣的手段来迫害过自己的论敌或政敌？这是史无前例的诱言治罪啊。我顿时变得悲愤不已了。

在悲愤中，我真正懂得了楚大夫何以拔剑问天；

在悲愤中，我仿佛听见了文天祥的正气歌和谭嗣同的题壁绝唱；

在悲愤中，我已无所畏惧，决定以死相争了，

“我何罪之有？历史将宣判我无罪，”；“言者无罪，哼，谁之罪？”；“惩罚吧，不就一付镣铐么？”；“毁灭吧，人生自古谁无死？”；“中国啊，我多灾的祖国啊，莫非民主共和永远是个梦？”

这是我一次又一次的“认罪书”和“请罪书”，或者摘引烈士诗钞并加注，如“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愿、我愿把这牢底坐穿，”（坐穿了吗？你能生穿“马列中国”的牢底吗？）

实际上，我是在用我的“反动气焰”向人世间留下几行临别赠言而已，亦为无奈而悲怆的心声。我总觉得历史是有一个回音壁的，迟早总会引起一丝反响的，因为，我始终相信中国是全体中国人的，决非暴君一人之王土。怀着这个信念，我选择了死亡。觉得断喉一死并非怯懦者的解脱，而是一种特殊的呐喊与追求。翻开中国历史，这样的献身者又何止成千上万，尽管置我于绝境的这个年代对

自杀行为已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属自绝于人民的现行反革命行为。但是，我仍然乐意去换取这个 所谓遗臭万年的生命终点了，操他娘的！

这是一个难忘而混沌的瞬间，只觉天地玄黄，分不清是地狱的精灵或是人间的鬼怪，是魅魍的眼睛或是昏黄的灯光。它们都在跳耀着，狞笑着。而老成都的吆喝声和 叫卖声却又是那么地亲切而熟悉，尽管渐渐变得遥远而陌生。惟独喇叭声和引擎声才对我始终保持着异样的吸引力，尤其是那扬尘的轮子，仿佛都在唱着歌，唱着夜 歌和白天的歌。我觉得是时候了，是的，是时候了，我又猛喝了几口，痛下了最后的决心。霍然之间，有几声小儿的啼哭，和老板娘哼起的“小乖乖哟小乖乖”，竟 如鬼使神差般地、重重地击中了我的脆弱面，令我在一阵坍塌般的巨痛和压迫之下，仿佛听见了母亲也曾对我唱过的这只单调的摇篮曲，令我在生与死的门槛上动摇 了，但最终还是发出了一声狂叫并向轮子奔去，然后才彻底失去知觉……

醒来后，专案组已送我去洗了肠。他们以为我是服毒自杀的。实际上是一辆自行车把我撞翻了（偶然把我救了）。其实，细想起来，我在骨子里并不想死，我还想活，因为我仍然是个懦夫，同时对于自己尚未展开的未来也仍然抱有幻想。毕竟我才 21 岁啊！

不过，没料到此醉竟为我带来了空前的宽松，鹰犬们对我变得客气多了，对我加以重点防范的，仅仅是我有无偷跑寻死的迹象而已。

“死囚”末日纪

在等待宣判的日子里，人们还不时陪我散散心，例如逛逛街，看看电影，或去公园什么的。反正，只要确保我的肉体存在就算监管者们完成任务了。某日，正是杜甫 草堂梅花盛开时节，一走进“梅苑”，已多有双双对对流连忘返在这片香雪海的傲寒香雾之中了。从不少留影者中，我竟不经意地见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情影，哦，那不正是从我身边飞走的蓝蝴蝶吗？此时，她正倚在一位俊男的肩头上，而脚架上的高挡相机则瞬即喀喳一声，为他们留下了 1958 年初春的美好时辰。我迅速躲开了。她曾经留给我的那个背影已经完全改变了，长辫子和蓝蝴蝶都已经不见了。留下的一头秀发已经烫成另外一番风韵了。显然，她 在

给我留下了一个少女的背影和一瞬悲情之后，已从另一道门槛跨入她底美丽人生了。我心中的蓝蝴蝶已是永远飞逝了。这是以卵击石的必然代价，我与青春、初恋、幸福种种皆失之交臂了，而且只有从二旬出头的人生起点上迅速走向地狱了。在诗圣的故居中，突然面对人生和命运的巨大悖论，着实令我心中郁闷极了。仅在这一瞬之间的悲伤中，该死，我竟落出了两滴泪。不过还好，这泪并没被人查觉。

然而，从那日之后，我又变得浮躁不安了，天天闹着要喝酒，给少了也要闹。我想一醉方休，醉死方休。这期间，好在老红军罗永金处长找我作了多次长谈，他末了都是这样几句话：你至少得想想你的母亲哦，还有你的前途哇，年纪轻轻的，精精灵灵的，犯错误难免嘛，改了就好嘛，等等，等等。眼圈总是湿湿的，还有叹息。这位走路总爱打小跑的江西老表非常善良，我听过他唱的兴国山歌，高亢而粗嘎。四年后，他到青城山下见到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时候，还掉了眼泪呢。

另外还有老专家金述贤科长也曾含着泪水对我讲：“孩子啊，你切莫聪明反被聪明害哟，千万不能有那个念头呀，再怎样都要活下去、活下去哦，就算听我老头子一句劝吧，你就不要叫人心痛呐，好吗？”他是一位与世无争的德高望重的测绘专家，在解决成都平原的骨干控制网络的难题方面颇有理论建树，业绩卓著，曾出席过刘少奇主持的全国群英会。回来传达会议精神时，他一再津津乐道的是上台致辞的红领巾，夸赞小乖乖们真是乖极啦，因为他没有亲骨肉，所以，他总爱向身边的年轻人慷慨倾注着一位长者的父爱情谊，加之一贯爱才如命，以致在这种时候还敢如此痛惜我和萧文等人，甚至在万人批斗大会上，轮到我上台表态作答时，作为大会主持者的他，也竟敢异常和霭地对我耳语道：“唔，态度要好哦，态度一定要好哇，孩子……”尽管隔主席台上的金健副厅长仅有咫尺之遥。

啊，我该向您的魂灵下跪呀，慈父般的金贤述老人。二十余年后，当这两位履历完全不同的老人相继搂住我的肩头时，都是一样地啜泣难止了。

啊，那令人难忘的“死囚”末日呀，和末日中的那束天光，还有那只飞逝的蓝蝴蝶……你们恍若天启般地将我行尸走肉般的青春和生命挽留在人间，使我终于获得一刻平静去接受那个未知的未来。

宣判的一天终于到来了。1958 年初春某日上午，有阳光。地点在实业街水利厅篮球场。宣读处分决定的人是新上任的党委办公室郭主任（原主任朱柏彬已垂头落坐在等候宣判之列）。当台上那位 面色如霜的党办新贵慢顿顿地打开文件袋子的一瞬间，时间和空间似乎都已完全凝固了，会场变成了一口枯井，静得出奇，在阳光下也是阴风惨惨的。这一刻是值得 历史铭记的。在老成都城西一隅，四川水利厅党组正在遵照党中央的统一布署，需暂时为一场血腥风暴、阳谋权术和灵魂屠杀画上一个句号了，亦需阶段性地从政治上宣判数十万儒生的死刑了。但这桩辉煌战果对于继后更大的灾难而言，却仅仅是个开始。

我喘着沉重的鼻息，把下嘴唇子也咬出血珠子了。在一阵晕眩中，我听见姓郭的判官首先点了我的名。即是说，我是水利厅的头名“状元”，而兼任“民革”中央常委的李紫翔厅长，和其它头面人物都未能同我争得这个好名次。

现经苦苦回忆，仅水利厅厅本部而言，就划了“右派分子”42 人（含自杀一人）。此人叫陈其炯，是个非常聪明的小眼镜，从事水文专业，但古文造诣较深，对屈原研究也颇有心得，甚至敢向郭沫若挑战。他的自杀行为已被正式追认为“现行反革命”行为了，其双重头衔的份量自然也就超过了我。从理论上讲，我当退居亚军。

在剩下的即活着的 41 名“反面教员”中，年龄在 35 岁以下的占 82.9%，而在占 17.1%的 35 岁以上的 7 人中，年纪最大的李厅长也才不过五旬出头，其余 6 人都是正值最佳年龄 区的水利水电专家，较突出的是 1949 年前留美归来的许传经博士，和国家级水利专家孙锦教授。若按政治身份统计，有共产党员 5 人，共青团员 7 人，民主人士 6 人，其余 23 人皆属“白专”型的技术骨干。

接着宣布的还有历史反革命分子 3 人，反社会主义分子、烂言分子和坏分子共 10 人。另有继续改造的“托派分子”1 人，此人叫何伟，是一个十足的书呆子，他在浙江大学攻读电气专业期间，仅因 偷看了几本托洛茨基的书，公安部门就把“托派”帽子从党内拓展到了党外，把这顶帽子给这位老实巴焦的白丁高材生几乎戴了一辈子。现在才知道，原来所谓托 派，竟然是斯大林为政治大清洗制造出来的罪名与团伙！

上述两项共计 55 人，占厅直机关在册人数的 10%左右，大大超过了钦定的 5%。这项战果当然很不错，乐得金健之流绽开心花了。

另外，属内控的“中右分子”就不得而知了，如我的“干将”欧阳策和其它喽罗等。这类“活老虎”继后也是从未逃脱过充当活靶子的历史使命的，其中不少人，还包括一些中间分子，在后来都是成了“漏网右派”或“右倾分子”。当年的这个“右”字，这个来自闹哄哄的法兰西议会大厅的右字，在咱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并无特殊的政治内涵，但自从1924年，共产党奉前苏俄的命令，打进了国民党，为国民党划出了“左、中、右”三派、而且还要团结人家的“左派”即“亲俄派”，来打击人家的右派即“反俄派”之后，历经半个世纪，如今再经过“革命老前辈”何香凝在批判性的发言中“发扬光大”，便又一次地成了中共手中最锐利的杀手锏；……这还真得感谢法国大革命创造了左、中、右这个范畴性的政治概念呢，它着实让一贯拒绝西方民主自由的毛泽东也如虎添翼了，故天才性地创造了比断头台更加高明的“右派帽子”。这个吏治刑具的最大优点是：杀人不见血，叫你生不如死。

稍后，成都军区又相继送来了两名“军内右派”，一位是《战旗报》社社长柳进，另一位是该报记者伊能。再后，又分来了两名“右派学生”，他们刚毕业于武汉水利学院，一位是满脸稚气和愁怨的瘦高个子程定琮，另一位是调干深造的卓心远，他胖乎乎的脸盘子上总是浮现着温顺的微笑。

以上59人是被切成三块“消化”的。我所在的这块属大头，共计43人，是送交“下放干部工程队”监督劳动改造；另一块以党内右派和坏分子为主，共11人，被送到西昌米易县麻疯区附近务农改造；再一块是李厅长等5人留机关改造，其中葛嘉泉被送回测量队监管（他在郭天仪案上的贡献并未使他免于这场灾难）。

在上述三块中，最惨的莫过于与麻疯患者为邻的那11个生灵了。后来从人们的窃窃耳语中获悉，他们都在风调雨顺的“连续三年特大自然灾害”中，在只准你说“吃得饱吃得好”的时候相继死去了，包括深得人心的优秀共产党员朱柏彬主任在内。23年后，在一次水资源课题研讨会上，当我与这位唯一的幸存者偶然碰面时，那确有隔世之感呢。我们都怆然而涕下了。朱柏彬的幸存乃纯粹得益于他在顺风顺水之时还能保留一付好心肠，故当地水电局设法将他救出了麻疯区。

我所受到的具体处分是：“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团籍，由技术 14 级降为 17 级，每月发给生活费 28.5 元，送交‘下放干部工程队’监督劳动改造。”继后扣除地区差价 0.6 元后，直至 1978 年底摘帽之前，我每月实际领取金额皆为 27.9 元。此款象个输液瓶，靠它吊命。

就这样，在牛鞭的驱赶下，正值人生起点的我，就被那位曾向蒋介石怒问“青年何辜”且又一再号召“党团员要带头鸣放”的人，以空前“宽大为怀”的名义施加了空前的荼毒。从此，我只得驯顺地跟随着“牛鬼蛇神”的行列，到长夜中去送别自己的青春时光和壮年时光。而包括“中右”在内的百万中国知识分子和他们的血缘至亲，从此就需用血泪与灵肉为当代中国写下一页最耻辱的历史了。

二、天 堂

1、牛鞭下的众生相

历史在这里打了一个死结

我们这个“工程队”是由水利厅单独拼凑的，含“一小撮”在内，总共约有 300 人，分为 4 个大组。右派们既分散在各组接受监督劳动和批斗，也常常聚为一体进行加倍劳动或相互检举揭发，然后再由被指定的几名头儿向队部按时汇报。这就昭示了一个严酷的生存机制：最好争当头儿，或争当头儿的亲信。若如你不会咬人或者狠咬他人，那么，你就不可能求得上岸的机会。于是，难过劳动关的可怜虫就首先成了某些求生者的垫脚石。

这道“劳动”关卡，对其它“下放干部”也同样严酷。在这个工程队里，真正属于钦定左派的超人也只有队部的几名头儿和各组组长等少数人，即使包括三名出身贫苦的炊事员在内，也不到总人数的 10%。而扣除这 10%和“一小撮”之后，在剩下的 200 余名“下放干部”中，则是以内控的“中右”和历史复杂者为

主，尽管他们也深感惶恐和压抑，但较之“右派”，他们却拥有一个相对优势，可以名正言顺地监督呵斥乃至侮辱“一小撮”，尤其对其中难过劳动关的可怜虫。于是，在这场生存竞争和精神屠杀中，最最凶恶者莫过于经过“肃反”和“反右”敲打过的国民党员和三青团员了，他们力求自保的变态心理令我至今悲哀并鄙视，这种小人哪还记得“礼义廉耻”和做人的气节。同日伪汉奸郭天仪一样，他们也深谙左的真谛。在工地上，他们对许传经博士和孙锦教授等高级知识分子的吆喝声比谁都更响亮。有个叫齐安的国民党员与歌乐山下 的猩猩毫无二致。为了证明他的忠诚和脱胎换骨的决心，他天天都在驱赶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挑土，而且天天都会叫这位水文工程师（陶正益）不是满嘴啃泥，就是一脸血污。不过，最为令人难忘的还是老人脸上的微笑，那涂抹着血污的微笑令我至今挥之不去。反倒是齐安等人在我心中变得模糊了，因为他们同银屏上的鹰犬 差不多，容易搅混。而正宗的或比较正宗的左派们却反到温和多了，因他们勿须继续喝血过日子，而只需时不时地、居高临下地向我们发出声声教诲而已。

于是，在这个特殊的人生舞台上，真善美与假丑恶已是无从分辨了。

将我们置入这个人生舞台的第一站是德阳罗江县王家冲。我们这个工程队承担了都江堰延伸到盆东丘陵区的一条总干渠——官渠堰二期工程中的一小段。各组男女分宿农家大院。每日黎明即起，入夜方休。挖土、运土、填方、打夯……劳动强度之大，令我这个充满青春活力的人也骤然感到筋骨散架了，就不知瘦子许教授和胖子孙教授等人该是如何熬过来的。我敢说，绝对是他们头上的紧箍咒儿在迫使他们向生命极限挑战的相厮相搏之中造成了伟大的麻木和崇高的卑贱之后，才终于挺住了的。否则，他们仍将难免镣铐和大墙之苦。这有身边的两个案例为证。

案例之一：“皮克威克先生”的喜剧和悲剧

尚属中间派的陈功业是水利厅十分著名的“交际工程师”，成天乐呵呵的，他的双下巴和啤酒肚使他更显亲和力，可令满堂生春，加之舞瘾极大，舞姿又怪，有时比狄更斯笔下的那个啤酒肚还滑稽，且爱沾花惹草，只因太怕老婆（尤其害怕老婆当众抓扯他的耳朵），故他的桃色新闻还是不多的。咱们小青年皆可向他直呼“皮克威克先生”或“皮克先生”。

对于当前的“劳动锻炼”，皮克已一再觉得他的啤酒肚支撑不住了。他先是断了笑话并停止了双下巴的颤动，继是满面愁云，再是卧床不起，还叫得哎哟连天的。当左派们识破了皮克的伪装，最后向他发出勒令时，齐安这个国民党员和另一名三青团员就迅速将他架往工地强迫劳动了。但皮克先生却不是省油的灯，他先象孩子般地大哭起来，然后又如橄榄球般地翻滚着，把油菜地糟蹋了一大片。倘仅仅如此，左派们还是拿他奈何不得的。但谁知咱们的皮克先生却一下昏了头，竟抑扬顿挫地高呼道：

“你们凭啥折磨知识分子？我抗议……”

“你们为啥如此残暴？我抗议……”

“老子不想活啦，拼就拼……”他举起了铁锹。

不消说，这属“现行反革命行为”，当即被五花大绑了。没过几日，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就被公安人员正式反剪上铐了。兴许在皮克先生的啤酒肚里仍然残存着中国士大夫的那么一点骨气吧，或许只有更多的阿Q精神也很难说，当这位“河川结构”设计专家从众人身边蹒跚走过时，由于双手被反铐，他的大肚子就变得更加突兀，头颅也扬得更高，这模样竟给他凭添了几分视死如归的凛然气概，令我顿生敬意并被这位滑稽而高贵的灵魂震撼了，而更加令人震撼的一瞬则是人们始料未及的，它足可永垂青史，因为，那一瞬间乃宛若流星在长夜中写出的一个华彩音符。

当皮克先生被押至山岗边沿时，他突然止步，向苍穹发出了一声怒吼：“请问，中国还有无人权哇？……你们还讲不讲人权呀……？”

我觉得天地间的回声骤如山呼海啸霹雳闪电，足可撕心裂肺，但，人们的恐惧却象一块硕大的海绵，其无可比拟的消声功能立即就把这声音给化解了。回答英雄皮克的只有一片沉默。当皮克还没发出第二次呐喊时，他就被一脚踢翻了，象橄榄球似地滚动着，中止在坡脚下的一块水田里，但溅起的水花却替他写出了一个高傲的人字，在黑暗的中国留下了一次鲜为人知的、孤独而惨淡的人权抗争。

在继后到来的全民大饥饿大死亡中，他在狱中同步饿死了。不过，他似乎也没死，因为，他毕竟发出过英雄般的人权呐喊，尤其在咱中国人的辞典里尚无人权一词的时候。所以，“交际工程师”陈功业的名字是值得生者永远记住的。

案例之二：一头老黄牛发出了梦呓般的抗争

紧步皮克先生的后尘，年近六旬的测绘专家孙长茂也同样熬不过劳动关了。这位不苟言笑的老人本已临近双目失明，步履蹒跚，大脸堂上只留下了数十载的风霜和艰辛，一生过得老实巴焦。他早该坐享天伦之乐了，可厄运还是放不过这头老黄牛。当齐安等二等鹰犬又奉命将他架往工地时，老头儿并没有仿效皮克先生在油菜地上打滚，他只对皮克先生的人权呐喊从内心深处发出了真诚的回应：

“哦，人道哦，人道、人道……人权哦，人权、人权……”

老孙头的呐喊没有一个惊叹号，全然象梦呓。他躯壳中的底气已经缺失殆尽了，弱不禁风，随时都可被风吹倒。但是，比皮克先生更为悲壮而滑稽的一幕却霍然发生了，谁敢相信老孙头竟骤然变成一头愤怒的雄狮，同时发出一声呐喊：

“老子拼了！”当他喊毕他生平仅有的一个惊叹号时，举起锄头只在空中晃悠着。

不几日，这条关东汉子，与我有过忘年之交的老孙头又被铐走了，其罪名、过程、结局几乎与皮克先生完全相同，略有不同的是他被布条勒住了嘴巴，以防他继续发出梦呓般地人权呐喊。

安息吧，老孙头。孙长茂这个名字也是应当永远记住的。

仅据上述二例，我敢断言，曾经喝顺了可口可乐吃惯了奶油面包的、身价也是比皮克先生和老孙头高得多的许传经教授，以及土著型的孙锦教授等人，之所以也能闯过这样的劳动关，那得的确确实完全全归功于右派帽子在调动人的潜质和极限等诸多方面的无穷功能。可以这样说，这种帽子乃对中国上下五千年的传统吏治和刑具作了重大发展，不仅比焚书坑儒和断头台“更文明更高明”，而且具有无可比拟的杀伤力和威慑力，勿须血流成河即可剿灭一切悖逆的生灵，掏空一个民族思想和灵魂。

留美博士的号子声

在咱们“一小撮”中，生存竞争的能力大致与年龄、体质、性格、智力、谋略、良知和心薺等等参数相关，胜者之所以能胜，如果用数学语言来描写，一般

都属多元 函数或复变函数方程，具有一定的综合优势和高阶优势。这既有别于动物世界，也优于尘世芸芸者辈；这既是人世间最最可悲之处，也是当年不少“右派”最最可耻 之处。人性之恶曾一度被“一小撮”中的高阶智商彰显到了极致。

经过第一阶段的初步较量后，在我们这个群体中的强、平、弱之分已完全类同于尘世上左、中、右的划分特点了：两头小，中间大。置身在这样的动物王国中，最为 可怜的恐怕还是许、孙教授这样上了档次并上了年纪的专家学者。面对眼前泛政治论的死海，他们有时完全象孩子般地幼稚和惊恐，在生存智商和自卫能力方面几乎 等于零，尤其是许传经博士，他那付唐·吉珂德先生般的体态与皮克威克先生的啤酒肚形成了极端反差，在暴风雨打击下显得十分单薄与无助。他无助的眼神令我至今挥之不去。

许传经博士学成归国后曾任重庆大学教务长。在 1955 年“肃反”中曾认定他开列过进步学生的黑名单，有的还被杀害于歌乐山下，等等。后经查证，在新华日报和重大校刊上则赫然载有《许传经教授愤怒抗议迫害青年学生》及《许传经教授呼吁保卫人权》等文。这样的光辉纪录当然保他过了“肃反”关。但他最终还是跨不过 1957 年。 其时，许教授任西南水工研究所所长，全所上下可谓桃李芬芳，果实累累。由于他一贯爱才如命，尤其对年轻人的成就（哪怕点点滴滴）也都会赞赏有嘉。但他却蠢 得全然不知他这样的赞赏乃触犯了一款钦定的天条：同党争夺青年一代。其最为突出的具体例证是：由他一手培养的最有成就的章之燧不仅变得最骄傲，不听话，而 且还敢顶嘴。于是，长期梗塞在书记心中的块垒就终于获得一吐为快的机会，可将这一老一少列为首批剿灭的靶子。这是许博士蒙难于咱们这个动物世界的惟一原因（绝对没有第二原因）。

“嗨呀嘛、咋嘞…… 嗨呀嘛咋嘞，…… 嗨呀嘛……”

咱们这个“工程队”自开赴官渠堰二期工地以来，几乎天天都可听见许传经博士领唱的打夯号子声。他的声音很悦耳，这也许同他长长的颈项和尖尖的喉结有关，发出的音调既悠扬又铿锵，在无垠的红层丘陵区上飘逸着，至今仍不时迴响在我的耳畔。

在我记忆中的许传经教授始终都是在虔诚地改造着，对“美帝”的批判未曾懈怠须臾。因为，这既是他唯一的自卫手段，也是他唯一的求生之路。皮克先生和老孙头 皆属前车之鉴。慑于此，这位昔日风度绝佳，且十分爱好米色西服和

黑色领带的翩翩绅士已经彻底换装变样了，谁也不能怀疑眼前这个“浑身都是U.S.A”的“洋奴博士”正向着脱胎换骨的再生目标迈出十分惊人的步伐了。他的秃顶变得更加油亮了，一张象牙色的长脸也完全变黑了，脸上的清铄与睿智也被惊恐与木讷掩盖了。惟独令他困惑的是他高鼻梁上的金丝眼镜仍在。为了最大限度地稀释金丝眼镜的不良影响，他十分认真地选了几丝稻草，将镜柄拴在脑后勺上，还打起了一个蝴蝶结。这神来之笔一下子就令教授的神色变得格外坦然了。盖在他肩头上的帆布护肩也是挺不错的，酷似武士的甲冑，为他凭添了几分豪情；至于甲冑下面露出的“排骨”虽属不雅，但却可尽情地接受日光浴，何况众皆如此（除了女人之外），尤其令他惬意的，还是拴在他腰间的那条帆布围裙，不仅可遮羞，而且也散热，感觉很不错。一言以蔽之，如果许教授稍有表演才能，唐·吉珂德一角乃非他莫属。

眼下，在这长蛇阵似的渠道工地上，许教授的此般模样确乎还是有些喜剧价值和亲和力的，遂令毗邻渠段的民工们也渐渐对他甚为青睐。他们觉得，除了许教授如苏秦背剑似的挑土模样令人乐呵之外，主要还是他的号子声叫得好听，听得过瘾。很显然，许教授之所以会取得这样的成功，乃类似声乐艺术闯出的新路子，把美声号子和民族号子融为一体了：

“嗨呀嘛、咋嘞……嗨呀嘛咋嘞，……嗨呀嘛……”

我还听得见许传经教授的号子声，那是一段历史和一个民族的羞耻与绝唱。不知在归国前夕，在这位留美博士澎湃着的热血中，除了大江情和三峡梦之外，究竟还想到过别的事情没有？例如，在为青年学生呐喊时想到过身后的枪子没有？又如，在为新中国欢呼雀跃时，想到过毛泽东的阳谋没有？我曾悄悄问过他，但他除了只有一脸愁怅之外，好象什么都没有（偶尔只有泪花滚动）。二十余年后，当他在1980年春节前夕终于获得“改正通知”时，可怜的老人竟象孩子似的在床上嚎啕打滚了，类同范进中举，不久之后就瘫了，死了。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人们在他的枕套下面发现了两件东西：一件是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象片；一件是他对三峡工程的项目建议手稿。除此之外，就只有他匆匆带入天国的一颗高贵的灵魂。

不过，无论怎样讲，许教授的结局却始终都要比孙锦教授好得多。正当许教授象孩子似的倒在床上嚎啕打滚时，人们对孙锦教授的骨骸都还是无处可寻的。

胖教授与鸡公车

对于寡言少语面无表情的孙锦教授而言，恐怕只能从他偶尔偷偷闪动的泪花中才可发现他的忧愤尚未完全冻结。但我可以读懂他的忧愤，因为我是他的学生。自“接受监督改造”以来，由于他的体型不适于打夯或挑运，多数时间都是在拉鸡公车（独轮车），如牵夫似地踏着依依呀呀的叫声，蹒跚地前倾而行，活象马戏团拉车的大黑熊，滑稽而可怜。

他属国家级的著名水利专家，著述颇丰。1950年，西南水利部特地从黄河水利委员会把他“挖”到重庆市的，旨在请他筹办西南水利学校，待后升为学院，火速填补人才奇缺，以满足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紧迫需要。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正、副主任的刘伯承和邓小平也召他长谈，寄予了厚望。他不辱使命，很快就在沙坪坝建成了这所学校并兼设专科班，被聘为首届教务主任。由他严格挑选的教师则多属供职于西南水利部的著名专家，如李镇南、李云茂、李昌图等。他深信师高弟子强的哲理。他呕心沥血雄心勃勃。他执意要为新中国培养一批又一批的过硬人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还在百忙之中亲授两三门跨专业的合班课程。我听他讲授的是《水利工程概论》，讲义就是他的同名著作。

在大礼堂的讲坛上，他的风度较之喝了洋墨水的许传经博士则显得朴拙而严肃，抑扬顿挫的苏北腔，斩钉截铁的推理论断，还有飞沫和汗水等等，都是令我今生难忘的。

鉴于他的职务和贡献，上级主管部门特别为他与另一副主任建了两幢并列的小庭院，而党委书记兼校长的吴之平都还是屈就于一般的教师宿舍。这很是叫人感动的，且可证明：在50年代初期，当共产党尚需要用知识和知识份子来妆点他们刚刚打下的江山时，知识和知识分子似乎得到了应有的尊重……。那么，是谁，又是什么更深层的原因，非得将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变成“大黑熊”不可呢？鸡公仍在依依呀呀地行进着，呻吟着……这似乎就是对问题的全部回答。

不过，眼前的原因却是清楚的，同金健副厅长的阴险直接相关。孙锦是在全国院校调整合并之后来到金健麾下的。准确时间是“反右”前夕。由于他也是副厅长级干部，一时不便安排，只好闲置在招待所。

由于金健本人非常讨厌这所学校。为了培养一批为他所需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技术人才”，他特于 1955 年招收了一个“水干班”，生源皆来自历届高考落第者。此班确实不错，除了左派还是左派。在我的“专案组”中，除汉奸郭天仪外，余皆该班人士。

在上述背景下，孙锦的到来就该自认倒霉了。鸣放中，他未曾讲过半句话。直至他昔日的学生成片挨整时，才渐渐有些耐不住了。但他仍未公开讲过半句话，只顾私下长吁短叹着，最终才耳语般地咕哝出了一句无头语：

“只有百分之百的不说话才是最大的安全。”

此语言简意赅，道出了一个王朝的真谛。但谁知隔墙有耳。这不多不少的 17 个字（也仅仅是 17 个字）；这无头无尾的一句话（也仅仅是一句话），竟给一位尚可大展宏图、屈指可数的水利专家招来了杀身之祸，和骇人听闻的人间悲剧。次日，这 17 字箴言即变成了一张漫画，其构图与构思皆十分独特：

小嘴肥头（约占画面三分之一）。嘴上胶布交叉。而一付黑心黑肺则充分外露（约占画面三分之二）。在 17 字之后画了一个等号，连结着六个浓缩大字：对党心怀不满……

此画的杀伤力无与伦比。金健不仅据之拍定以肥猪为模特儿的孙锦教授为右派，而且还认定他是“咱水利厅埋藏最深、最狡滑、最阴险、最凶恶的大右派”。此一战果为水利厅的反右纵深发展增色不小。在“四最”的指导下，经过一系列的大会批小会斗之后，金健也就省去安排一个副厅级干部的麻烦了，更为重大的意义则是少了一个心腹之患，因为孙锦的学生毕竟还有那么多，而听话的又太少。

鸡公交车仍在依依呀呀地行进着。恐怕谁也未曾料到，当这位善良而笨拙的长者行至中国历史空前黑暗的岁月时，竟几乎与“马列中国”的国家主席同时惨死于这片血腥的国土之上了。1979 年初春，当我偶然见到孙师母并听完她的哭诉时，竟完全没有泪水，只顾木然地望着苍天，心头悬念着的不是坟中的野鬼，而是尚无下落的孙明。他是孙锦教授的独子，后来是知青部落中的疯子，至今生死未知。我一直在找他，哪怕只能找到一堆白骨。从众说纷纭的多个死亡版本中，我一直怀疑孙明是他杀。

关于这幕父亡子灭的无端惨剧，笔者还会在书中细说并控诉的。

“盗马贼”、“东瓜灰”与爱情等等

由于“头名状元”的赫赫声名为我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这令工程队的头号人物白宗林科长对我也是格外客气的，至少表面如此。这位颇有几分书倦气的小眼镜很健谈，他除了擅长他的财会业务外，也爱读读文学名著什么的。他每次叫我谈话时，也是多从托尔斯泰等巨匠身上切入的。有一次，当他登上一座石砌的大坟包首次向咱们“一小撮”宣布政策并鼓励大伙好好改造时，也是以我为例展开的。他大声讲道：

“例如，象你们中的陆小骥，他年纪最轻，本来还是共青团员，工作也不错，有才能，但只怪他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正是因为放松自我改造，才走向反动的，加之个性刚烈，脾气暴躁，谁都不怕，谁也管他不了，这还行？只会愈陷愈深嘛，好在他已有悔改表现，只要认真改造，前途还是光明的，来日方长嘛，你们中的很多人都还年轻嘛！”。

这段例证性的言词（也可视为表扬）则犹如授我一盾，类同艾芜笔下的那个“盗马贼”，在用苦肉和鲜血换得虚假威名之后，就可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大体处于安全地带了，加之正值青春旺年，闯过劳动关乃是不成问题的。我肩头上的极限负重能力已达到150公斤了，仅次于宋椿、何山等少数人。一时间，这种自然能量已几乎成了衡量改造好坏或逃脱批斗或减少被侮辱被唾骂的重要尺度。这自然令许、孙教授等人钦羡不已。

受我诛连的萧文也是过了这道关的。他的不幸成了我良心上的沉重负担。他是在戴帽前夕完的婚。这种婚姻往往是以女方的悲惨牺牲为代价，是常人难以理喻的爱、恨绝唱。

萧文虽然也过了劳动关，天天都在推着依依呀呀的鸡公车，甩着大屁股，但他的精神却已频于崩溃了。满头的乱发酷似一个大鸡窝，面色苍白，双目失神，仿佛灵魂已经冻结成冰，霉起了一层东瓜灰。自他被金健钦定为我的“军师”以来，更确切地讲，是他自投罗网以来，我和他还没讲过一句话。到工程队之后仍然如此。我总觉得还有眼睛在暗中盯着我们。估计金键对“小集团”尚未罢休。不过，我仍在寻找机会宽慰他，请他别忘了自己是个男子汉，不是小娘们，

记得有一天（是个艳阳天），我突然望见远处的垭口上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但在斜阳逆光中又不时化成了一个小黑点，影象极不确定。不知啥原因，这摇曳不定的小黑点却久久地停留在一片硕大的天幕上，孤单而渺小，好象大海上的 一叶孤舟，在等待着风暴将她撕粹似的。大约过了半小时，这个小黑点才渐渐变成了一个小黑影，寻着弯弯的小路走了下来。当我渐渐看清了两条大辫子和大肚子的时候，尤其看清了孕妇的满面惊恐和凄楚的时候，我就无所顾忌地高喊道：

“喂，……萧文，……王秀菁来啦，……”

我兴奋地跃上渠堤去迎接她。因为她的丈夫正在推车爬坡，在阳光中甩着屁股。我尽量装得轻松而快活。我想首先驱散她的惊恐。她还仅仅刚够婚配年龄啊。

待萧文推起空车返回时，我就赶紧避开了，尽管我永远避不开我对他们犯下的过失。有个念头令我至今挥之不去，假如当时我与萧文在百丈关提前相会的话，我就不会发出《我也想鸣一下》了，我们的人生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模样了。是的，仅以诛连论，一切都怪我，而且无法赎补。我懊悔了很多年，十分痛苦。我还永远忘不了我对他们悲情的“偷窥”：

在临近黄昏的旷野上，这对小夫妻默默地避入到渠丕附近的乱坟中，久久相对而视，直至斜阳行将告隐时，也许是少妻对夫君的惨相实在不忍目睹了，才只好凄然捂面，任凭双肩抖动起来。荒塚中的小草在默默地摇着头，散乱的竹丛沙沙作响，拖着长长的疏影。农家炊烟已在袅袅升起了。归鸦在争吵着。坟地中的落魄人儿仍在默默地依偎着。直至夜幕即将下垂时，无助的孕妇才发出了惨叫般地痛哭。

还好，白科长闻讯后，立即给了萧文三天假期，叫他俩赶紧到几公里外的一处小乡场（记得叫川主场）去聚聚，同时指令萧文必须彻底清理一头乱发，并吩咐王秀菁协助执行，否则要给处分。当我在“偷窥”中目送他俩的背影完全消失在垭口时，天边的疏星即开始霎着眼睛了，而我心中则是一团漆黑。

萧文比我少降一级，每月的生活费为 32.5 元。原是测量工人的王秀菁已被裁减了（类似如今的下岗）。此般境遇犹如雪上加霜，尚远远不如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这对即将面世的小生灵而言，不仅有与之同步的厄运，亦即天生罪人的厄运在等候他，而且还有极端的贫困在迎接他。所以，我完全明白萧文脸上

为什么会布满一层东瓜灰了。在已割净“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里，万姓之民的苟存生机惟有完全囿于毛泽东倡导的“以虚带实”之中。买根针线也得到“国营”。这威严而深奥的哲理所取得的最大物质财富是“以虚代实”，故橱窗中的火柴盒子也是空的。即使有装得实在的东西上了柜台，还必须凭个人的身价地位所能领取之票证数量和票证等级购买，故那年头的尊、卑乃十分分明。由于各类票证在空前绝后的物质匮乏中被赋予了空前绝后的货币价值，故任何一级掌权者都是不会发愁的，他们任何时候都握有权钱交易的独特优势，甚至更容易搞女人，通常只需一两个馒头就够了，其淫价之低廉乃是空前绝后的，其食、色二者的反差比值也是空前绝后的。癞子跟着月亮走。不少炊事员、杀猪匠及货车司机等等也可大享艳福了，睡睡黄花闺女乃是轻而易举的。

显然，萧文与王秀菁在“三面红旗”指引的“天堂路”上已是别无选择了。这对小夫妻已彻底失去重演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爱情故事的物质基础。他们在荒冢中的悲号只是一个序曲。所以，揣测他们不是未来的未来，我简直不敢多想了。

王秀菁本来是个嘻嘻哈哈的小丫头，人不算很漂亮，但很可爱。乐得开心的时候，她那甜得如蜜的笑靥总象晨辉中的一朵花，眼如新月神如秋水，显得稍厚的嘴唇则会在笑靥中展示出格外生动的轮廓，一口雪白的牙齿很令容颜增辉。她属小乖小乖的那一类。男孩子们特别喜欢逗她乐。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偷偷将她的长辫子栓在椅背上，突然催她起身。这办法尽管足可调动她底全部愠怒、娇嗔和一串银铃般的笑声，但有时也会失灵的，她会冷不防地用辫儿尖子戳痛你的耳门子，叫你在啊哟声中去听她的嘻笑声。总之，我们的野外生活曾过得十分快活。她是快活的小天使。在我毫无查觉的时候，这位17岁的小姑娘已悄悄向萧文敞开了她底心扉。1957年初春，当她获知自己已被裁减的时候，就立即奔波数十里去面告意中人，看看男方的态度。而萧文则无半点犹豫，当即同她热烈相拥，定情在盆地西部太古冰川留存下来的雅安黄土台地上。他们本该是幸福的一对。

三天后，萧文按时归队了。他的容颜乃至整个外表皆令众人眼睛一亮，不仅头上的悖鸡窝不见了，而且“东瓜灰”也完全消失了，仿佛灵肉里外皆是焕然一新，尽管他的大屁股仍在大幅度地甩动着，鸡公交车仍在依依呀呀地呻吟着。啊，爱情，你的名字叫什么？啊，女人，你的名字叫什么？可否天生叫爱情，

在那不见天日的绝望中，我骤然被天使与魔鬼共同塑造的女人和爱情深深地感动了。虽然我今生未曾有过萧文与王秀菁这样的初恋直至白头偕老的如歌黄昏，但在继后的岁月里，在无尽的黑暗中，一曲曲千古绝唱中的厄运佳人却永远是我心中的亮点，即使在万般丑恶中和极端绝望中，我还是看见了人性中最美丽的一抹景色和生活的希望。有时，即使是一个瞬间的特写，例如一个善意的微笑，或一个同情的眼神，与我的生命年轮没有太多关系，也是会令我终生难忘的，更莫说萌发在花溪河 丽人长廊中的儿时冲动和飞逝的蓝蝴蝶了。

号角与牛皮

时间在无暇思想的劳役中总是被驱赶得很快的。当人们尚未留意田野上的一片春色，好生看看农家门前桃李花开的时候，枝头上已可见到青青的果子了。我们的这段 填方渠道已近尾声，虽然许教授的美声号子还在飘逸着，孙教授仍如黑熊似地拉着鸡公交车，但咱们这个“工程队”早在着手向都江堰上游附近的紫坪铺电站工地转移了。别了，王家冲。我会永远记住皮克先生（陈功业）和老孙头（孙长茂）在王家冲发出过的人权呼号。

著名的成都会议继什么白戴河会议及什么郑州会议之后，就更加高亢地吹响了“大跃进”的号角，打起了“超英赶美”的“三面红旗”，其法宝是“人民战争”，速度则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正在由毛泽东率领中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而力量的源泉则是来自“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所激发出来的“亿万人民群众空前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在男性中，号召老的学黄忠，年轻的学武松，少的学罗成；在女性中，老的学畬太君，年轻的学穆桂英，少的仍然学罗成。整个中国沸腾了，世界惊呆了。

水电这位“先行官”虽不如“钢铁元帅”那么显赫，但也还是获得了空前殊荣的，这有毛泽东的御驾登临都江堰为证。不知啥原因，这位喜欢吟诗并刚刚提出了“革命浪漫主义”并一手掀起了“新民歌运动”的“千古一帝”，竟没有在壮丽磅礴的岷江古堰之上哼上一两句，而只在二王庙侧作了如是说：“李冰在两千多年前都能在这里修个都江堰，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在这里修个水电站呢？”

他讲的也在理。为什么不能呢？

在被他的阳谋套住之前，我也正是在这里参加此项工程的前期工作（心中还跌宕着岷江狂想曲呢），倘若再耐心点，等几年，等到对恼人的泥砂问题有个初步结论并有个对策、有个合理的工程布局之后，又为什么不能呢（倘若毫不顾忌都江堰的神奇功能将丧失殆尽的话）。即令如此，毛还是不容有人迟疑的，他的“只争朝夕”乃是绝对排斥和蔑视一切自然法则的。凡是稍稍看重科学者皆属“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且只会落得“已经陷于人民群众汪洋大海之中的右派先生们的同样下场”。所以，当毛一打出“人定胜天”的超自然妄念来支持他的“唯意志论”的时候，再顺便凭添几句泛政治论的血腥余韵，辅以相声逻辑，就足以令那一头的科学只敢在他的淫威之下瑟瑟发抖了，远远不如后宫中的侍寝嫔妃，致使当年最优秀的科学家也只能瞅着他的颜色大说假话（例如钱学森的“太阳高产论”等等）。很显然，毛在都江堰上讲的这两句话同他哼的诗词相比，虽然少了一些铅华和意境，但却更有霸气并便于操作。举世瞩目的人类瑰宝即将被他搅得面目全非。当日，尾随他的一大帮子封疆大吏，诸如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及省长李大章等等，对他讲的这句话不仅仅是诺诺躬身地附合一下就完了，也不是只在圣上指点江山的地方修个“幸福亭”就算了。次日的全国各大报纸皆在头版头条用一号黑体的通栏标题和巨幅照片着重推出了这两句话：“李冰在两千多年前都能在这里修个都江堰，为什么我们现在不能在这里修个水电站呢？”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关头，由于从他嘴巴发出的指令就是圣旨，所以，全国全部大型工程的审批程序都被这两句话立即取代了，并很快涌现了不计其数的“三边”工程，旨在边设计、边施工、边修改之中以“只争朝夕”的“冲天干劲”，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就这样，简而言之就这样，中国大地上的水电“大跃进”号角和牛皮就这样吹响了。由于四川是这个牛皮的发祥地，所以就必须不负领袖厚望而“遍地开花”，当即决定同步上马14座大型水电站。尽管这些电站皆未做完或根本未做前期工作，但大臣大吏们都要求在2—3年之内建成发电。一部崭新的产于世界东方的《天方夜谭》就是这样动笔的。

鉴于都江堰头上的鱼嘴电站负有超凡的政治任务，中共西南局决定大打一场人民战争，决定以川西坝子上的人民公社社员为主体，使用的主要武器是先秦留

传下来的 锄头和扁担，据说这也正好“充分体现毛主席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因圣上仅凭“小米加步枪”就可推翻“三座大山”，到如今，莫非他还不能在“小小寰球”之上“喝令岷江驯服”么，

我是在行将竣工的渠道上有幸读到以上过期的新闻和奇闻的。若如不信，你可把当年的报纸找来看一看。我对我的记忆很有把握。只是那年月的稀奇事儿实在太多太多了，个别细节还是可能搅混的。不过，对于毛的当日行踪，我却是记得最为清楚不过了，除非报纸失实。是日午后，他身后一行随他吃毕豆花饭后，在返程途中又 视察了预先安排好的郫县红光公社。毛走进了一户农家，留在照片上的历史瞬间是他与一位老农妇隔桌对座，似在互致问候。当他从农妇口中获知有一种俗称“打破碗花花”的野草具有灭蛆杀虫之奇效时，他喜极之余就下令立即推广。于是，这噢口的野草就很快火了一阵子，直至次年尤其是次年的次年，在这片历无饥馑的都江堰自流灌溉的沃野上也是饿殍遍野尸体成蛆时，才无人提起这种小草了，因为它们也被吃光了。此外还需顺便补几句，在毛莅临红光公社的前两天，国家主席刘少奇也专程考察了相邻的犀浦公社。这本来是一桩十分正常的事情，但谁知却留下了一个大伏笔，当时间移至“史无前例”时，红光公社则随红太阳升天，犀浦公社则随“工贼”入地，即是犀浦公社更名为反修公社并较之红光公社焚烧了多得多的稻草人刘少奇之后，也是断然不能洗清“反革命修正主义土壤”的罪名了，所以，在被“红光”屡屡讨伐的武斗中，“反修”总是失败者。这是后话。

我们当时所在的丘陵地区较之成都平原虽然更为闭塞，但“大跃进”波及的氛围还是有的，作为跃进前奏的除“四害”已经全面打响了，且含有极其深刻的政治意蕴在。在中间派以上的人们才可学唱的《社会主义好》中，有两句歌词是颇有警世作用的：人民江山坐得牢 / 右派份子想翻也不翻了……这歌声仿佛也是画外音，为社员们消灭麻雀的群体活动作了伴唱。当年的那幕物种灭绝景观也是空前绝后的，在没日没夜的、揭瓦打树的吆喝声中，只见黑压压的、一群又一群的小麻雀就真是被累死了，其最为悲惨的景象乃是群体性的从空中栽入水田，在田野上构成了最为华丽的音符：一个物种在“人民战争”中即将濒于灭绝了。而老鼠、苍蝇和蚊虫的末日也快到了。在举国盛赞此等壮举的时候，善观颜色的郭沫若在打油诗中正式点了题，他将“右派”比作“四害”，奏请圣上剿

灭。不过，好在平民百姓还是不懂得 个中奥妙的，他们往往对天理良心还有几分讲究，这或许正是人性尚未灭绝于长夜中的一个原因吧。在我坎坷生旅的起点上，我恰好有幸从房东一家身上第一次看到了人间真善美不易泯灭的证明。

圣母颂

我之所以老是忘不了我们的房东是有许多原因的。这是分家立业不久的小两口，不，是三口，还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奶娃子吊在小媳妇的奶头上。小伙姓王，是民兵队长，间或挎着一杆老掉牙的“中正式”走进走出的；女的姓江，充其量只够成婚年龄，长得还标致，蛾眉凤眼，水灵灵的，勤快而麻利，凡是鸡鸭鹅兔猪，桃李樱杏竹，都是由她这把主内好手调理得巴巴实实的。一句话，在这个小院坝里充溢着令人钦羡的农家乐。由都江堰送来的甘甜乳汁哺育着他们。

记得那天恰逢清明节，还是艳阳天。当我奉命返回院坝去取备用锄把时，正好碰上小两口在烙清明粑，还有刚刚起锅的小麻雀，香喷喷的。这小两口知道我和宋椿是“右派”，也从未打过招呼。当我扛上一捆锄把扭头便走时，小媳妇却突然在我背后喂喂喂地呼唤着，然后一笑，并用眼神向我示意着，同时翘起下巴向桃树外面张望着，当她断定无人之后就拍了拍我的肩膀，叫我放下锄把随她进屋去。

这是四川农户惯用的家居布局，厨房兼作饭堂并常与猪圈牛厩合二为一。在屋顶升起炊烟之前，常常都是弄得满屋浓烟滚滚、异味扑鼻的。民兵队长已经在坐，向我点头微笑着。但我仍然踌躇不安，在门槛边上搓着手掌。

“喂，你进来呀，请坐哇，莫来头的。我们农民不象你们读书人，忌讳没得那么多。反正种田吃饭，只关心有没有好收成。你说是么？牛娃他爹，”小媳妇一边催我入座，一边上菜。

席上，除了油炸麻雀和清明粑之外，还有一碟老腊肉和一大碗羊角青菜汤。小媳妇的手脚十分灵巧，斜搂在胸前的婴儿仿佛并不碍事，只顾在老蓝布条中一甩一甩的，睡得甜甜的，而吊在孩子嘴边的乳房则象刚刚出笼的大馒头，白白净净的，在樱桃般的奶头上溢出了点点滴滴的乳汁，十分生动地突显着一位母亲的生命活力。

“呵，好讨厌哦，你隔阵子就帮牛娃喝了哈。”她向丈夫嚷着并转过身子去挤奶，发出了唰唰吱吱的声音。

“好，你也快些上席哦。哟喂，我们就不等她啦，请动筷。”男主人不仅以完全平等的态度招呼我，而且还沿袭着祖上的规矩，必须请客人先动筷子。但这久违的人情世故竟使我难以适从了，因为我已彻底失去接受平等与尊敬的勇气了。还是由他先夹起一个清明粑送到我碗里之后，我才渐渐不顾客套了，甚至贪婪地吞食起来。这翡翠色的民俗食品使我想起了我母亲的手艺，不禁涌起了丝丝乡愁来，不禁眼眶也湿了。

“哟喂，没球啥，人活一辈子么，谁敢担保莫得个坡坡坎坎的？没球啥，你我都是男子汉，提得起，放得下，是么？请，球哦，莫停筷，”

小媳妇接着讲道：“哟喂，你妈妈晓得你不？你要多给她写信才好啊，嗨，母亲么，喂，当娘的么，养个儿子不容易哦，晓得不？喂……”

此时，她丈夫向她喝令般地哼了一声之后，小妇人的喟叹才嘎然而止了。因为，我已是泪如泉涌了……

很多很多年以后，我都是没有忘记过这个清明节的。

到了 22 年之后的 1980 年，我在负责《四川盆地水利建设战略研究》课题的时候，曾刻意选择王家冲为沱、涪二江之间自然片径流调查和灌溉制度研究的一个点，并决定借住王家。之前，我还特地为牛娃补办了一点成亲礼品（估计他已经当爹了）。当然，毫无疑问，当年那位奶水过足的小媳妇肯定不只养了牛娃一个仔，兴许已是儿孙一大群了。因此，我在途中又添购了几斤水果糖。虽然我对滴水之恩无力涌泉相报，但表表心意还是办得到的。

不过，当我兴冲冲地找到王家冲的时候，却被惊呆了。听幸存者讲，我们工程队离开不久，姓王的民兵队长即被擢升为炼钢大队长，率众背乡离井，汇入了盆北龙门山区钢铁洪流。但经数月昼夜熬战后，也没见炼出一块真正的铁疙瘩来，惟有烂铁成堆成片。这光景，自然断无“赶英超美”之可能，且有右倾挨斗挨打挨吊的危险。咋办？惟有继续苦战加蛮干。但是，在接连不断的塌炉事故中，他终于还是丢命了，与众多木炭似的尸体一同群葬了。而守在家中的小媳妇则在公共食堂万岁声中饿死了，牛娃亦难幸免。只不过娘儿俩的尸体要比当家人烧焦的尸体好看一些，且有属于娘儿俩自己的一处小坟包。

不错，他们都死了，庄稼汉子们几乎都在“天堂路”上死绝了。虽然王家冲家家户户的桃李果木都被公共食堂的老虎灶吞噬得干干净净的，虽然清明菜、芭蕉根和观音土也都被他们刨食得精光光的，但，小媳妇和牛娃还是活活饿死了，在绝无灾情的好年景中活活饿死了，在都江堰送来的岷江甘霖旁边活活饿死了。据说，小媳妇死的先兆是她那溢流奶汁的大乳子渐渐萎缩，牛娃最后是在吸着她的血而且是在把她的血水完全吸干之后才死去的，她是在阵阵惨叫中咬着衣襟死去的，并始终紧紧搂住牛娃不放，以致在掩埋他们的时候，无论怎么扳，也都把母子俩扳不开，所以才葬成了一处母子坟。

当我哭完后，抬头仰望一坡孤魂野鬼时，心中除了无言的悲歌之外，就只有诅咒。在诅咒中，我遂将礼品改作祭品，为王家冲的饿死鬼，为饿死在“共产主义天堂路”上的数千万中国农民默默地祭祷着。我要向人类的正义法庭起诉这一桩桩空前绝后的反人类罪行，附加我的诅咒。

我还在努力地寻找着母子坟，这叫领路者十分为难，因为野坟埋得一片乱糟糟，没有一块小石碑，就连小木牌子也没有。我最后只好倚在高处的一座坟包上，想凭直觉识别。就视野所及之处，座座小土包虽然面目相似，尽都小草依依，但我的视线却老是被几处点缀着映山红或七里香的土包吸引着，总觉得其中的某个土包里就藏有小妇人和牛娃的骨骼与魂灵，甚至，在我的潜意识里，总觉得那圣母般的小妇人是不会死去的，她那鼓躁着生命活力的大奶子是不会消失的，因为，这样的奶汁应当哺育英雄和诗人，至少是强壮的庄稼汉子。

“母亲么，喂，当娘的么，养个儿子不容易哦，晓得不？喂……”我仿佛又听见了她的声音，还有挤奶的声音，唰唰吱吱地撞击在历史与心灵的回音壁上，并始终联系着皮克先生和老孙头在王家冲的人道呼唤和人权呐喊。

事实上，我当年正是揣着小两口的安慰与祝福，揣着人间难泯的真善美走向第二站的。

苟倮的背影（选载之三）

老 驥

.....

一位风流女人对我点拨之后

围堰截流不久，在山呼海啸般地庆功大会之后，亦即留下了水埋活人的巨大隐患之后，我们这个“下放干部工程队”就宣布正式解散了。这之前，在“一小撮”中的鹰犬中，除伊能一人外，蔡师爷及丘胡子等几名专喝人血的东西也随多数“下放干部”返回工作岗位了。这也完全符合“松潘狗”何山预言过的“上岸法则”。这一次，凡前次留下来的“内控”人员和“国家级右派专家”也一概返回了。但孙锦教授除外，因他还不签字画押呢。

其实，所谓“内控”人员也并非皆属我的“二号狗头军师”欧阳策这类政治上的“中右分子”。“内控”是个高招，其涵盖成份十分复杂，与性问题有涉者颇多，一般多属“坏分子”边缘人物。他们的特点是远离政治，只顾热衷床上的寻欢作乐，乃至色胆包天。对此，当下推崇的泛政治论拿他们那份两情相悦的违章交配也是奈何不得的，只好弄来劳动劳动罢了。其实，他们一般都能看透世事，有的还很善良，尤其是雌性。

有一位性欲非凡的廖芳女士临别前悄悄对我讲：你要学会远离政治嘛，人生风流有几回？像你这样正当年，英俊潇洒的，精精灵灵的，弄顶帽儿戴起真是划不来哟，嘻嘻，依我看呀，要是你当时处在热恋中，恐怕就没得这回事啦，你敢说不是么？嘻嘻，你尝过那味道吗？在床上，嘻嘻。

她顿时把我这个童男子说得一头雾水，凑近我的傻样儿忍俊不禁，其硕大无比的乳房和同样触目的大屁股也跟着她大笑的节拍，十分诱人地颤抖着，足可撩人心脾，尤其是她色迷迷地抚摸着我的两腮时，就几乎令我发晕了，仿佛醉卧在她的两座巨峰之间，还闻到了类似油菜花似的香味儿，很闷人，令我不禁住抓揉着她的两个超级大奶子，如饿虎般地抓得她哎哟告饶；但她也如猛虎般地抓住我的阳具并啧啧称赞着。由于这一瞬间的野性冲动毕竟是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尽管我们是躲在僻静处，但这条母色狼还是在左顾右盼着，不敢多作造次，估计她也是害怕失去“阶级立场”的，好歹她还是属于“革命人民”的范畴。所以，她最后只向我留下了关于性爱的咏叹与赞美：“喏，哟哟，那滋味真是难以言传咧，云里雾里……”同时再次左顾右盼，闪电般地亲了我一口，不无遗憾地结束道：“唉，要是你头上没得这顶紧箍箍就好了嘛，我们马上就可以翻到山那边，嘻嘻，叫你尝尝油煎豆腐，嘻嘻，你个童子鸡，看你瓜兮兮的，裤裆都湿了，嘻嘻，”她的此般挑逗简直是在“杀”我了，幸好她只戮了戮我的太阳穴之后，就挣脱了她的大奶子并甩着大屁股墩子走开了，只给我留下了一串无比开朗的淫笑声。这笑声，仿佛是在证明着泛政治论的恶潮始终拿她无可奈何。但是，且慢，当时光推移十年之后，我在古蜀故地郫县见到她时，她已被人人都必须“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套住了，已被揪斗、游街得失去人样了，其主要原因已不是她天天都想偷食的“油煎豆腐”，而是她在运动初期写的大字报题目《毛泽东思想是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惹了祸。这个一贯远离政治的草包显然是犯了一个语法错误，无疑同她的浅簿有关，乃非她有意且敢于“把伟大统帅诬蔑成一切牛鬼蛇神的总后台”。然而，这是不容分辩的，一顶比“右派帽子”厉害得多的“现行反革命”帽子就立即给她稳稳当当地扣上了，诸如坏份子及娼妇等等仅属附加装饰而已了。于是，远离政治的廖芳最终还是被政治卷入并被彻底毁灭了，其苟存的最后时光乃是不堪言说的。此属后话。

我经这荡妇挑逗与点拨之后，那真是欲火难抑呢。我毕竟才 23 岁啊，还正是恋爱季节呢，尤其在吞食了咸烧白一类美食后，那本能的躁动真像一条公狗渴望交配了呢，我甚至觉得我的性冲动就是一条毒蛇，既敢与腐刑对峙，也敢同鳄鱼搏杀。廖芳言说的“油煎豆腐”老爱在我脑际转悠着，令我在极度饥渴之中忘却了任何审美要求。在漫漫长夜里，我的灵肉直白得如阿 Q，只要能同女人上床就够了。此般压抑与渴求曾断断续续地把我折磨了大半生，即使曾经艳遇癫狂过两三次。

人啊。无性不算人。但扼杀别人之性者更不是人。创设阴谋者的高明之处也正是在于可用政治刀子轻易阉割数十万姣姣生灵之性本能。这个治术是无与伦比的，亘古至今无二例，它比皇帝老倌真正割掉司马迁的睾丸不知厉害多少倍。但，纵然就是这样吧，我正旺盛的情欲，仍如冬眠后的一条毒蛇，在山间石缝之间盲目地梭巡着，并意外地觅得了今生的初恋、禁果和刻骨铭心的悲怆。这是发生在“工程队”彻底解体之后。

按时间计算，我们这个“工程队”的寿命并不长，刚好一年左右。如果皮克先生和老孙头有点预见，不要傻乎乎地呼唤人权和人道的话，就不致蹲在狱中等死了。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在返蓉前夜，许传经教授象牙色的瘦脸上不也是终于露出笑容了吗？也许，在他心之沁深，恐怕比他当年在美利坚合众国获得博士学位还要高兴呢。但，走了瘦子，却更加苦了胖子。当许传经和廖芳一行背负行囊从索桥上面摇摇晃晃地走向彼岸的时候，在我身边掏着沙石的胖子教授就只顾把头埋得更低了，他那一脸的木讷和愁怅令我不忍卒读。鬼才晓得他的明天将会如何呢。

没多久，我们剩下来的二十余人就由活宝许永康指导员率往白沙局本部，仍按军事化编队，由伊能出列喊立正看齐向右转。当他向劳动人事处的一个色狼办事员立正报到之后，那家伙立即向我们作了简单训话，声色俱厉，接着宣布名单。孙锦命好，他又碰上了伊能，分到了厂房工区。我和陈大胡子、罗大麻子，以及“坏分子”周土生分到沙石骨料大队属下的茅亭采沙队。萧文、宋椿、何山、彭怡林等多数人员都是分到大坝工区。这意味着右派们历时一年半左右的斗兽场从此解体了。当活宝许永康指导员作了最后训示之后，我们即如鸟兽散，只靠自己在厄运中向着未知的彼岸泅去了。请读者顺便记住许永康这个中共党员的名字吧，他在本书中还有好戏演出。我当时最关心的是我与另三位同舟者能否和哀共济，让新的诺亚方舟不致沉没。我实在烦透了“一小撮”聚集的斗兽场。

大胡子陈虎翔是位非常聪明而的倔强人，他仅比我大两三岁，但一脸的络腮胡子即使刮得精光，也叫他的印象年龄比实际年龄大得多。他善思且有毅力。即使在非人的明渠苦战中，他也同彭怡林共同完成了好几项张榜课题中的技术革新，并受到了高音喇叭和光荣榜的多次表扬，很为“右派”争光。如果他俩的业绩可移植到某个工人师付身上，则肯定是国家级的劳动模范了。

大麻子罗文光则麻到了麻的极限，恰如儿歌唱的石榴皮子翻个面，加之高度近视，看人总要呲开嘴巴，令麻面变得更丑。他的面貌属天生反派，不必化装。此公四句出头，原任官渠堰管理处处长，工作认真，也很能干，古文和口才都不错。膝下有 5 女，最大的在上大学，最小的还在幼儿园；妻则无职。目下

全家老小仅靠他不及 40 元的生活费过日子。这就难怪他的一张麻脸老像河滩上冷冰冰的麻砾石了。

“坏分子”周土生曾属全厅风云人物，但与男女关系绝对无涉，只是夜间捉奸的行家里手兼积极分子（廖芳曾被她多次捉拿过）。每当他将一双双一丝不挂的男女踢到户外示众的时候，他总是乐得无比开心的。这个嘴皮厚厚的楞头小子就是灌县人，家住都江堰二王庙侧，年龄与我相差无几。解放前，他跟着居孀的母亲讨口度日，脚杆上还留下了几处狗咬的伤疤，这在解放后自然成了无价之宝。所以，尽管一字不识，他仍被破例招到省水利厅当勤杂工，后来还送到工农速成班去重点培养过。无奈这小子不是那快料，见书就喊脑壳痛。这也就罢了。只不过他小脑瓜里已被人们捧成的“国宝意识”却是怎么也都罢不了。每次升工资他都会把全厅上下闹得翻喳喳的。这也可罢了。但他在酒后老爱叫嚷“老子周土生还在水利厅受压迫，不如在旧社会讨口，”等等，就委实叫长官们受不了啦。若他仅仅骂骂某个球厅长什么的也都还算不了个球。毕竟苦大仇深嘛，根子实在太红太红了，金健好长时间也都拿他奈何不得。这下可好啦，有了反右机遇并派生了诸多可供挑选的帽子就很方便啦，仅其中“一贯无理取闹”一条就可完全对号了，足够了，不必再套烂言分子啦。自土生娃头上有了帽子后，当然再也不敢过份放肆了。但是也不尽然，在我们这邦子贱民中，由于只有他的根子才是红的，所以，当人人都在排队深挖反动根源时，他只稍讲半句忘本就过了。不过，当这种红与黑的对比一经潜移默化后，他又渐渐产生了新的优越感，且以伊能为师，可不时把“陈烟灰”和“古憋包”咬得狼狈不堪，只是水平不如其师而已。他的文化水平毕竟太低，这个楞头青是很难胜于蓝的。正因如此，对这小癞皮只稍扔去一根骨头就够了。许、孙教授等人之所以未被她随便乱咬，都是因为他向他们“借”过钱，而且不止一两次。

如今我们四人上了一条船又该咋办呢？大胡子、大麻子和我都感到很头痛。经暗中商议，决定由我找周土生先谈谈。据说他怕我，怕我这个“头名状元”兼“盗马贼”的赫赫声威。此属一物降一物。生命链条之间的制约关系往往就是这么怪怪的。

翻身乞丐的悖论

与周土生的沟通并逐渐成为朋友之后，令我相信人性中的善还是不易泯灭的。尤其到他家作客之后，更是给我留下了无比悲怆的记忆。在二王庙左侧浓荫深处的一座破败古刹中，我见到了他的母亲。老人衣衫烂缕，神情麻木，自周土生当上了“坏份子”后，她全靠拾掇破烂维持生计。在已经无情卷来的大饥饿中，她活像即将倒毙在雪地上的那位祥林嫂了。但老人脑子还清醒，其善良厚道的天性更是令我震惊。她硬要土生娃赶紧取去去年秋天就存放在柜子顶上的那个老南瓜，我则死死抓住周土生的手腕不放，但老人却拚命地掰开我的手，弄得气喘嘘嘘的，而且很生气。面对老人这份难却的盛情和慷慨，我不禁热泪长流了。我深知这个仅存的老南瓜对于临近鬼门关的老人意味着什么。当我端起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白水南瓜时，老人在喃喃自语中发出的喟叹更是令我撕心裂肺了：

“哟喂，毛主席来了好是好噢……就是不晓得咋个弄得没饭吃噢……哎，哟喂噫，讨口也找不到塌塌讨了噫……造孽哦，造孽噢，哟喂噫……”

没想到这位翻身乞丐的临终终喟叹竟轻易地挑明了一个深奥的哲理。由大哲人康德好不容易才冥想出来的悖论竟让她一语道破了。妙哉，“好是好”的赞美和“弄得没饭吃”的“造孽”可算擦开了“天堂路”上的真谛，与那个金发男孩一眼看透皇帝的新衣乃有异曲同工之妙。没料到老人的思辩能力竟在饥饿与蒙昧之中，又恰在“幸福亭”之下，向“历无饥馑”的川西大坝子发出了最本底的呼号与控诉。

“翻身”老乞丐喟叹的底蕴对我启迪极大，令我更加沉重地走进了1959年。这年应当是打开中国当代史的一把主要钥匙。想要救救苍生的国魂也被绞杀在庐山之中。笔者在1994年曾专赴庐山考察。我只想身临其境地感受一下当年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红与黑、罪与罚在同一时空的演出情景，更想用灵魂问问真理为何在淫威面前显得如此卑贱而脆弱。当然，我还想顺便寄托我一腔哀思和悲愤，在心之祭坛上，虔诚地祭悼铁骨铮铮的彭大将军，他为人民犯颜鼓与呼的名句应当凿刻在香炉峰的万丈悬崖上，以供万世景仰，华夏永铭。因为，正是以这条汉子为代表的精英和良知倒毙在此山之后，亦即党内民主的舌头被彻底割掉之后，圣上才会在“反右倾、鼓干劲”的空前热昏与专横之中，继续踩着白骨将剧情推向高潮的。不然，中国的庄稼汉子哪会保持着全民皆兵的整齐划一，霎眼就倒下这么多，活活饿死4000万，这空前绝后的人为大死亡，在肥得流油的川西大坝子上，尤其在生命源泉的都江古堰旁，其惨烈程度乃更是令人不敢相信和回望的。至今，若非迫不得已，我是不会轻易路过古堰和青城的，一旦想起从其中一个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情景时，身心总会颤栗得十分难受。

1959年，中国着实陷入了无可解脱的悖论之中，从“翻身”老乞丐的“哟喂噫”到毛泽东的“以虚代实”；中国也着实陷入了无可解脱的滑稽之中，从橱窗中的空烟盒到紫坪铺的肥田粉。岷江1959年的汛期就要来了，这对毛泽东“精神变物质”的理论和肥田粉的实践将是一个十分严峻而有趣的考验。我脑际里对导流明渠中的肥田粉还是挥之不去的，尽管我们的“诺亚方舟”已停靠在茅亭河谷阶地上。

躁动中的胡思乱想

比之紫坪铺和鱼嘴两个主战场来，位于紫坪铺上游7公里处的茅亭坝子竟恍有“桃园”之感呢。好一个河谷平坝，舒舒坦坦地睡在青山怀抱中。岷江经过河滩之后才向右面转了一道弯，年年都在凹岸滩涂留下一层泥沙和石子，经年储积，数量可观。茅亭采沙队就是在这个大河滩上采集着岷江给予人类的这份天然惠赐的。当年的采集手段是半洋半土的，由简易铁轨串联着一个个人工上料平台，然后再将一个个满载的翻斗车推到坡脚，串成长龙，待到一声哨令后，在红、白小旗的指挥下，坡上的卷扬机就把这条长龙咔嚓咔嚓地拉上冲洗口；之后，再由高高扬起的皮带机把去净泥污的成品传送到空地上，堆积成一座座金子塔，最后就由卡车拉走。如此周而复始，没尘土没泥泞，这是嘈杂脏乱的紫坪铺和鱼嘴工地无可比拟的。我们4人各在一个连队三班倒，处境都不错，同别人一样获得了8小时工作制和正规的节假日（也少有加班苦战了）。我们彼此相安无事，甚至还有相依为命之感。这令我欣喜无比。几乎个个都是那么豪爽和仗义的老工人已成了我心中的楷模。在同他们由表及里的接触中，我惊奇地发现这些识字不多的工人和识字更少的民工不仅不露骨地歧视我们，而且还敢

暗中同情我们关心我们，有的竟敢保护我们。中国的良知和美德之所以没有在毛的“大破大立”中完全变成瓦砾，兴许正是有了他们，有了这些以亿为计的善良、正直、厚道而蒙昧的心灵。继后，我在更大的苦难中之所以得以存活，那绝然是靠了他们的护佑的。

在茅亭，由于我比之陈大胡子、罗大麻子、周二杆子具有外表和气质上的绝对优势，故所得好处就不可相提并论同日而语了，当然，这同我的随和也有一定关系。

此处人不多，未及 200 人，女民工占了半数以上，成天叽叽喳喳的，小乖小乖的还不少，遂令我在不经意之中生出了几分欢悦来，觉得这片河谷阶地确实不同寻常，两岸青山中的映山红不仅很好看，甚至还在向我孤寂的青春岁月预示起了什么事情来。我也在迷蒙中产生某种陌生的但却近于吉祥的预感。这当然是以胀饱了肚皮为依托的。自到茅亭后，我已从未产生过饿的感觉了，因为有不少小乖小乖的女孩子都会悄悄地、乐意地送些饭票给我。我也能从这一张张黑红黑红的脸蛋儿上看出一点意思来，尤其是她们略带野性的讪笑和打闹就显得更加直白了。这叫我既须拿出正经模样来回避，也叫我渐渐产生了一种异样的难以言状的奇特感觉。犹如阳光与愁云同在，心中既不时涌起了久旱般的饥渴，也不时化作风雨雷电。为了浇灭这份可怕的欲念，白天，我有空就浸泡在冰冷的江水中，但黑夜却难熬了，有时只好自悦自乐并听任梦的摆布了。在床上半醒的意念中，无论是淫的妖的狂的娇的纯的美的丑的，皆会化作赤条条的女儿身，令我如醉如痴，在难言的快感中变得飘飘然了，当那只蓝蝴蝶最后飘逝之后，我多半都是同廖芳的那团肥肉滚闹成一团。这份青春冲动叫我渐渐上了瘾，尤其是在魂归故里的梦幻时辰，周家姊妹花在花溪河的清波中都会化作全裸的维纳斯，像鲤鱼似的光滑，我无论怎样追也都追不上，但却使我快乐得灵肉解体……而醒来后的感觉则是格外地空虚和痛苦，且深知未婚右派头上的帽子不仅是政治上的死刑，而且也是肉体上的腐刑。毛在他的典籍中虽然没有拿出任何法律条文明令禁止右派结婚生子，但他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无限延伸却使未婚右派们的婚姻成了一大隐含禁区，犹如一片不见尽头的大沼泽，它是数十万经济也很拮据的青年右派难以逾越的。对这样的阳谋配套工程，我是极不服气并恨之入骨的，所以才倍加痛苦。因为，我毕竟才刚满 23 岁啊，如廖芳所言，我还正当年啊，在情爱和性爱的要求上亦如山中长啸并誓夺王位的雄狮呢，是的，我断然不能接受帽子对我本能和灵魂的绞杀。但是，我又无法逃脱这份披着文明外衣的野蛮绞杀。这无可解脱的矛盾有时叫我成了笼中发情的猫，在心中叫得很苦很苦。为了销蚀这盈盈横溢的青春欲念，我每有空闲就会在茅亭上下独自走走的，也好避开叽叽喳喳的村姑们。弄不好，说不定她们中的某一个，就会在无意之中，仅在片刻的交欢里，将我这个“阶级敌人”推下万丈深渊的，是的，是万劫不复的万丈深渊，

有个星期天，记得是陈胡子再次返回自贡老家处理他那桩尴尬家事的时候，我独自溯江而上，大约走了 3 小时后，就终于见到久闻的羌族寨子了。在江的对岸，但见栉比鳞次的石楼倚山高举着，在江涛之上保持着古老的庄严和岩鹰般的高傲，山民们世世代代都是在横江的溜筒上来来往往的，他们似乎永远满足在飞翔中表现自我，保持自我，与世无涉。似乎“三面红旗”也未能扰乱他们的宁静。这顿时令我钦羡不已。如果，在这崖边上的溜筒旁，果真有个漂亮羌女轻轻地

抽我一鞭子，再给一个霎着媚眼的微笑，我想，我一定会头也不回地跟她飞进对岸的石屋去的。我在岩岸上幻想着并祈求着，我祈求寨中善良的人们能免去山外对我横加的政治死刑和肉身腐刑，容我在劳动糊口之余坐在山中思考，在思考中生活，这就足了。在那一刻，我真是在仰慕着并追求着尼采式的冰峰思考，竟傻乎乎地等待着并盼望着一次奇遇。继后，我曾如此傻等过好几次，但每次都落了空。后来才听说，寨中青年男女也是被弄到岷江河源一带炼钢去了。我感到失望极了。其实，这纯粹是一份疯颠的企盼。但是，我却在依靠这份企盼支撑着我的灵魂，假定我的生命中还在明天，否则，我将在青春困惑中彻底坍塌了。

在不无失意之中，某个假日，我又沿着茅亭近处的小支流龙溪沟郁郁上溯着。此沟甚怪，擎天峭壁挡在河口处，好似一斧劈成的双扇门，青藤如帘悬空，当折转进入后，一路即可多见飞瀑和清潭，源头则是高山杜鹃掩映映的冰川小湖白龙池。没料到，这条狂野而娟秀，娟秀而神奇的小溪流竟然遂了我的初恋情，同时叫我留下了一笔十分厚重的青春债。

镜 中 缘

又一个星期天，与我同在一个班组的林玉芳几乎与我同时走进了路边的理发店。此店属茅亭坝子的独家经营，只有两把椅子，共享一面镜子。我们皆在镜中相顾一笑。也许，这正是启开我俩心扉的一笑。她的笑容本来就很甜很美，此时令我我觉得更加迷人，宛如她家乡西岭雪山下的一朵野百合，水灵灵的。她发觉我在看她，顿时泛起满面红云，漾起了娇嗔的微笑，变成了一朵刚刚绽开的野玫瑰。少顷，她即扬面挺胸，迅速解散了两条乌黑发亮的长辫子，瀑布似的撒在滚圆的肩膀上，并微微地摇着头，不好意思地向镜中自我端详着。但我们的目光又再次相遇了，而这一次却是互不躲闪了。仿佛老天安排，镜中映出的分明是一对俊男美女的定情照，并叫我们从此展开了一段难以忘怀的镜中缘。

是五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岷江已在初汛中开始变得浑浊了，但植被带谱景观却日渐清晰而美丽，远处雪线之上的冰峰时隐时现。峡谷中的云雾在这个季节总是不知疲倦地跑进跑出。若是不停地吹来进山风就会下雨，反之就放晴。我和林玉芳悄悄约定的这个日子是个好兆头，一大早就吹的出山风，头上只有蓝天一片。

我们按极其秘密的约定方式先后溜进了龙溪沟，并终于寻到了一处绝对不会被人打扰的二人世界，因沟中人烟本来就稀少，何况他们已在大饿饿中陆续变成坟中新鬼了。

在一处瀑布下清潭旁边，快要行至中天的太阳筛下了烁烁光斑，林下如茵的草地由缤纷的小花编织得异常绚丽，在光斑中争相歌颂着初夏的繁荣，全然无视人间的饥饿与苦难，就连幸得逃生的小麻雀也在叽叽喳喳地唱着歌，如小雨点似的在林中扑腾着。万物仍在自顾无暇地繁衍着生命的种群。雄与雌，粉与蕊，精与卵，都在神奇而伟大的本能中交媾着，在上天赐予的权利和快乐之中铸就着生命世界的秩序、美丽与永恒。这有声的和无声的生命乐章顿时令我深深感动了，而其中的两性媾合断属华彩乐章。

当然，此份即兴情怀还是缘于体中尚有足够的热量支撑。昨晚打牙祭，林玉芳的那份咸烧白几乎全都偷偷倒给我了。这是一个季度以来的梦中美餐。今日的午餐也是她省下来的馒头和咸菜，再凑合着清甜的溪水，我俩还是吃得有滋有味的，以致才使我的情欲犹如洪水猛兽般地在铁闸面前发出了阵阵狂啸，甚至再也不敢看她一眼了。

我不由长叹一声，无奈地倒在草地上，把下唇也咬破了。她是那样地纯洁漂亮，性感诱人，但却从不与人轻簿打闹。在叽叽喳喳的村姑中，她宛若鹤立鸡群。自我们镜中生情的数十天以来，我才仅仅偷偷牵过她的手，尚未偷偷吻过她的唇，尽管她的两片红玫般的嘴唇恍若盛满琼浆的一只杯，令我冲动不已，但我还是不敢造次的。她完全懂得自尊和自爱，甚至显得过份矜持，有好几次，她都用手心挡住我的嘴，只顾娇矜地微笑着。不过，她此刻却在强作镇静了，我看得出来。她倚着桦树，低头玩着辫梢上的蝴蝶结。腊染的蓝白侧襟小布衫和一条黑色无褶裙将她匀称丰满的体态装点得素净而别致，显然就是一朵绽开的野百合；而两个滚圆的乳房则恰似刚刚上气的馒头，与腰、臀一起画出的三度曲线动人极了，恰似冒着纯青的火苗子，撩人心脾，令我霎时就想搂住她的腰，亲吻她，抚摸她，而不顾坠入万丈深渊……但我澎湃的心潮仍然是在铁闸面前无声地狂啸着，不敢挪动半步。无奈中，我只好赶紧翻身伏在地上，把脸埋在青草中。待此番冲动稍稍平息之后，我才坐了起来，轻轻问她：

“玉芳，你晓得右派是啥不？”

“……”她只霎了霎蝶翼般的长睫毛。

“右派就是毛主席说的反动派，晓得不？”

“……”她微微呲开红唇，蛾眉稍扬。

“我就是反动派，是坏蛋，晓得不？”

“啊，不不不，不是的，不是的~~~”她猛然捂住我的嘴，倒在我怀中，呜咽起来了。

我一时不知所措，但却被她的勇气和善良深深感动了，心中顿时升起了神圣而崇高的责任感并化作倾情之爱。我拭去她的泪痕后，即果断地捧起她温顺含笑的面庞，霎时汇成一个长长的甜甜的和无限酸楚的吻。

这是我们的初吻。是一个青年右派和一个贫农女儿的心之吻，魂之吻。

我们真心相爱了。我们勇敢相爱了。在这偷来的美妙时光里，在这扼杀人性的血腥年代里，我们要用纯洁的爱情向现实挑战，证明爱情是天然无罪的，

当我们酥软的爱魂从云端回到地面之后，愈发转动照人的她才向我莺声燕语般地坦露了她多日的想法。她说，只要你不嫌我文化低，只要你情愿，等电站建起后，你就跟我一块回到西岭雪山去。我家背靠山包包，面对川西大坝子，条件还可以。到时候，我是不会让你再干粗话的，供你一张嘴巴没问题。你人好，我看得出来。你有文化，有技术，总有一天是用得着的。日子还长咧，愁啥？年纪轻轻的。人嘛，一辈子哪没得些坡坡坎坎的？只要你自己要提得起放得下，对不？我才不管啥右派不右派咧，你就是你，只要我觉得你是好人就对啦。别人咬舌头我才不怕哩，只要我情愿，种地吃饭，有啥怕头？人正不怕影子歪。你不过是多给领导提了点意见嘛，别的又有啥？一没偷二没抢，犯了

啥？又怕啥？， 嗯？ 只要你不嫌弃我， 只要你情愿， 以后转了好运不学陈世美……嗯， 还有， 到时候， 把你妈妈也接上来， 大家一起过， 我保证会好好生生孝敬她老人家的， 我保证。

她最后说她的双亲都很健康勤劳， 十分厚道， 父亲还是远近闻名的泥瓦匠， 兼有木匠手艺。另外只有一个刚刚成年的弟弟， 长得人高马大的， 也随父亲进山炼钢去了。她一再保证她的全家都会欢迎我善待我的。

我始终枕在她的怀里聆听着这仿佛来自天国的莺声燕语。这如歌如诗如画如梦般的来日境界于我已胜过陶渊明的那个梦境了， 更超过了我曾一再亲近仰望过的那个梦， 从江涛之上溜到古朴羌寨去的那个梦。哦， 玉芳， 我还有何不情愿之理呢？ 巴不得明天就兑现， 到浪漫与苦寒之中去吮足爱的乳汁， 隐在雪山之中呼吸与思考， 那将是个何等浪漫而美满的归宿呀，

我只用了无声的长吻和两行热泪作答， 并以令她告饶的狂拥作为感激。在狂拥中， 她的气息和喘息令我很快变成了一头猛虎， 且在心中来了一个念头， 就请苍天作证大地作媒吧， 就让我们今日成婚吧， 就让狂野的浪漫为我们的生活， 为我们的青春， 为我们的爱情立碑作纪吧， 于是， 我毫无顾忌地撩开了她的衣裾， 将面庞埋进了她底两个丰乳之中， 又顿时被她幽兰般的肉香灌醉了。这香， 也许正是她家屋后兰草坪滋酿的， 令我醉得快要发狂了。待到即将开始放开性爱的缰绳时， 我的灵肉却被猛击一掌， 赶紧滚下了嘶嘶的野马， 不无惊恐地纵入溪潭里， 耳畔顿时迴响着一个世俗而威严的声音：“你别糊涂哇， 怀上孩子该咋办？， ~~~”

仍然躺在林下的美人儿好似睡着了， 她好像还在着意享受情爱风暴之后的片刻宁静。腮上的笑靥和颤动的乳峰仿佛都在向天地诉着她底快乐， 但却远远没有满足。此时， 她霍然撑起身子， 向我发出了一道严厉的指令：

“你上来， 快过去， 快到大石包那边去， 要背过脸去哇， ”

我遵命照办了。从雪山流来的溪水已令我冷静多了。不一会， 在我背后发出了一阵阵劈水声和舀水声， 我断定是她在清波中裸浴着， 并能想象这朵出水芙蓉该是何等地清丽、 娇媚而诱人， 但我却严格地遵守她的命令， 绝对没有偷看她的玉体， 毫无苟且地向她证明着我的诚实。冷冽的溪水已着实减弱了我的欲火， 令我开始转念于中国传统的和现实的性伦理性观念和性悲剧之中了。我深知如今的性问题已全面纳入了毛的政治范畴， 且与人的等级有关， 凡属权贵好色有染者一般多以生活细节宽宥之， 个别例外则是因为政治失宠， 挑出其桃色秘闻乃可资臭上加臭； 而一般平民百姓就不同了， 动辄是会与坏分子帽子及其边缘称谓挂勾的， 在川西坝子， 女的一般称作梭夜子、 烂婆娘、 擎灯影和臭婊子等等， 假若林玉芳未婚先孕或孕后无夫可投， 那至少也得同这类边缘称谓挂起勾来并会殃及后代的， 而我则会罪加一等， 永劫不复。当年尚无右派可婚甚至可娶贫下中农之女的先例。违例即违法， 违法即犯法。这是阶级斗争天天讲， 天天讲出来的一个相声逻辑， 且易诱人就范的。设若玉芳未孕， 但却因我而失去了处女红， 而最终的夫君又不是我， 那还是会害得她抬不起头来的。川西农村尤其看重洞房花烛夜之后的那张白帕子， 倘无血渍作证就惨了。所以， 我在心中不断命令自己必须 守规矩， 断不可轻率玷污她的清白， 待她浴后就返程。我决定尽快

了结这次偷来的美妙时光。但林玉芳却悄无声息地改变了我的计划，她突然猫似地从背后捂住了我的眼睛，同时骂着“你个瓜娃子”，十分娇嗔地乃至挑衅般地发出了一串银铃般的嘻笑声，且不松手。

“唷，你敢捣蛋，~~~”当我在无意中顺势将她拉进我底怀中的时候，哇，我被惊呆了，令我骤如触电般地颤抖起来，并在万般惊恐之中迸出了岩浆似的热浪，足可立刻化作灰烬，

啊，我们是在伊甸园吗？

桦树下，斜阳中，在我半裸的怀抱里，闭目横躺着的竟是一位全裸的美女呀，她活像一条白色的鲤鱼，但更像一团灼人的烈火，就不知火种来自何方，好似光明与黑暗突然结成的一对姊妹，在用火钳撩动着我的灵魂，叫我不知立即飞升天国或是下到地狱。于是，在杀不灭毁不尽的情欲中，在灵与肉的格斗中，我已忘了铁窗，忘了责任，忘了后果，忘了人世间的全部深重灾难了。我愿作本能的奴隶，决定偷食禁果了。我已来不及仔细打量她的胸、她的腰、她的腹、她的胯、她的臀，反正她的局部与整体都是如此地协调，如此地柔和，似乎她刻意要用她美得无法形容的美丽，在溪旁林下的草地上证明着一个既有争议但却无容争议的审美理念和命题：人体美是美中之美，美女则是地球上最鲜最美的花朵，是造化的精蕴，是上帝的女儿。兴许，我怀中的这个裸女更要特别一些，她的灵肉似乎收集了“天府之国”盆周生物圈、地圈、水圈和盆底沃野的全部精蕴，由盆西的雪山野谷最终将她塑造成了华夏大地上的绝色丽人，宛若刚刚绽放在野谷中的野百合，由层层绿叶托着一朵洁白，既昭示着玉洁般的冰清，又带有山野的质朴和山泉的灵毓。啊，你究竟是圣女或是魔鬼呀？你这撩人的精灵啊，

我们抱成一团，在林中翻滚着。如锦的草地已被我们蹂躏了一大片。疯狂在拥抱疯狂，烈火在拥抱烈火。热吻，抚摸，厮咬，欢笑，尖叫……但，我心中的铁闸还是令我始终保全着她的处女红，而且始终不让我的某个精虫得以穿过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礁石险滩，去同她的某个卵子相会合。我着重用了有关的书本知识和甜言蜜语把她的快感推向了高潮，使她依依呀呀地尖叫着，蛇似地蠕动着，并在我的肩头上咬出了深深的齿痕；而我则仅仅没把她如樱桃般的奶头咬掉而已。我们都疯了，但这无可言喻的快乐却惟有在疯中才可真切地感受到，犹如惟有在云雨中的翻滚跌宕才可感受什么是翱翔……

当高潮过去之后，我骤然感到饿极了困极了。只好枕在她柔软无比的雪白的小腹上，无奈地望着蓝天。太阳也似困倦地向西边移动着。山谷中的夜幕是会提前下垂的。我赶紧提醒她，但她却在半梦半醒之中吱唔着，仍然沈浸在难尽的坍塌般的快感里。于是，我反复吻着她的唇和乳，又像观赏艺术品似的对她仔细打量着，半晌，我不禁又生起了第二次冲动来。她又尖叫不止了，死死抱住我的腰，变成了一条解不开的藤。如果我不是饿得彻底困乏的话，肯定还有第三次、第四次……。青春与活力，活力与青春，煞是天地之间最伟大的力量和最神圣的希望。这力量与希望交汇的初欢不仅是我今生最美好的回忆，而且也是最悲怆的记忆。我敢肯定它比廖芳啧啧夸口的“油煎豆腐”强得多。

当我好不容易才将她从爱河中拖上岸来的时候，不料她霍然发出一声惊叫，双手上下捂着乳和阴，急忙躲到大石包背面去了，同时向我发出一道命令：你也赶紧穿好衣裳哇。

待我向她报告执行完毕之后，她才拨开一笼七里香，慢慢地走出来，略有所思地皱着蛾眉，稍后才快步向我走来，赶紧撩开我的肩头，仔细打量着她留下的齿痕，昵喃道：

“唔，疯呐，都疯呐，我也不晓得咋个的……还痛么？嗨，好羞人哦，羞死人呐，都是一丝不挂的……”

我这才明白了她刚才发出惊叫的原因。经此番交融（而非交媾）之后，我敢说我已绝对填满了她的芳心。她说她已完全成了我的人，我更是成了她的人。她还在舔着吹着我肩上的齿痕，温存无限，歉疚无限，而且仍在嘟哝着小嘴儿，不依不饶地骂我是个瓜娃子，怪我墨水喝多了。

“我怕啊，玉芳，真的，我怕得很咧，……已经够啦，何况我们都很快乐，尽管……”我没向他说出而且又向她说不明白意思是：我还不可能像《悬岩》中的那个旧俄政治犯一样地放纵啊，他之所以敢同豪门闺秀薇拉在悬岩下纵情交欢，那是因为沙皇并没有提倡阶级斗争，更没有对政治另类动以腐刑。

“不，还不够……你个瓜娃子……”

“那不行，后果太严重啦……”

“我才不怕咧，”她头一扬，倔强得完全变了一个人。

她的这股子勇气略带野性，令我敬畏。转念一想，倘若果真顺着她的意愿，兴许我们在野合中足可创造出一个非常健康而完美的生命呢，甚至还是神童呢，但是，这孩子同时也会是一个天生的罪人啊，说不定会夭折在无尽的歧视之中的。这是肯定无疑的。林玉芳毕竟是林玉芳，她是不知其中厉害的。我也一时也向她说不清道不明。好在身边有个例子，我请她看看同在一个连队的少年民工胡聪就够了。她听了我的反复解之后也无多少异议了，但却老是苦着脸，漾着淡淡的哀怨，不无惶惑地紧紧地倚着我。

进山风已经愈括愈大了，雨云在不知疲倦地奔跑着，但我们还在时隐时现的斜阳中紧紧地相亲相拥，似在尽量抱住分分秒秒的梦幻时光，等待灵魂与落霞齐飞天国的那个时辰，而全然忘了身边的灾难、饥饿和死亡，也忘了我是戴着铁链在舞蹈，忘了这片静悄悄的白桦林不是属于爱情的。

在继后一段日子里，我和林玉芳心有灵犀，任何人都没查觉我们的秘密恋情。这将是一桩永远的秘密。日月在照旧轮回着，岷江照样流淌着。只不过我已全然忘了对明渠隐患的隐忧，尽管江水已呈汹涌澎湃之势了。

在日渐缩小的河滩料场上，由于时常窝工，瘦小的胡聪找我攀谈数学和物理学的机会就更多了。他宽阔的脑门子里装着许多怪异念头，几乎都是系于外层空间的事，而且多属质疑，他甚至对牛顿的经典力学也表示了怀疑，他认为牛顿

的理论只能描述局部的三维空间，不能描述整个宇宙，而宇宙空间是否是无穷大也需证明。数学上的无穷大只是一个符号。他说他敢推断有生命的星球远远不止地球一个，既然在银河系里还有多个恒星体系，那就肯定还有多个像地球一样的行星，上面也有鲜花和人类。那该多好啊，一个宇宙大家庭。他笑了，笑得很天真。而这小子对他自身的生存局地空间却严重乏于思考，智商几乎等于零，成天迂迂癫癫的，眼神时而聪睿无比，时而晕眩如痴，蓬头垢面，衣服老是脏兮兮的，人皆称他“胡瓜儿”，很难直呼其名。无论何时何地，无论男女老幼皆可任意欺辱他，只要你高兴。而他本人却无任何反映，只要一有空闲就会掏一册高中课本研读着。读得最多的是物理，此书早已被他揉得面目全非了。他之所以能如此驯顺地接受人间的践踏，除了有个书痴的次要原因之外，主要还是与另一层非自然原因密切相关，也就是给予他生命的人在1949年前是小地主。这在当年的中国是个十分奇怪的现象，当父辈的社会属性制造了一个天生的罪人时，而自然的基因又偏偏会鬼使神差地制造着一株株天才的苗子。在毛时代，谁知诞生于悖论中的厄运儿有多少呢？尤其是被彻底毁灭的“胡瓜儿”们，这是至今尚无一门学科予以顺带关注的，尽管它是铁的事实。请未来的历史学家予以充分注意吧，胡聪等另类生灵曾在阶级斗争长期论和激烈论中乃构成了一个足以体现毛式创新理论的特殊群体，即在父辈入土之后，就由地主和富农的子女升格为顶替地主和顶替富农。毛的“一分为二”和“对立统一”论正是包括了难以为计的胡聪们的血肉和灵魂为依托的。

我对胡聪这小子很感兴趣并很同情，此份情怀类同于俗话说的“叫花子怜悯穷相公”。当然，对他既厌烦又怜爱的还有人在，例如林玉芳。他们是老乡，但她却常训斥他，“去，把你一头烂鸡窝打整啦，都大小伙子呐，学到振作一点嘛。把皮皮也刮下来，早就该洗啦，等二天哪个女娃子敢嫁给你才叫背时倒灶咧，”林玉芳一边勒令她的小同乡去理发，一边把他脱下来的脏衣服顺手塞到自己的盆子里。

“唷~~这才有个人模人样了嘛。拿去，爬，”当胡聪终于理了头发之后，林玉芳即把好不容易洗干净的湿衣服塞给他，叫他自己去凉晒。但这小东西连谢字也不会说一个。只顾边走边看书，把湿衣裳搭在肩头上。胡聪真是够“瓜”的。

每当林玉芳为他打抱不平的时候，她总会重复这样几句话：“啥子瓜？你才瓜，欺软怕硬算啥真本事？，他惹你啦？他招你啦？你凭啥子打人家？这才怪嘞，他老子成份高，关他啥事？”

显然，林玉芳对胡聪的同情纯属天性使然，我则纯属爱才惜才。我坚信胡聪是天才，觉得他就像俄国白海边上的那个罗蒙罗索夫，只可惜生不逢时。不久，我的这点情愫也为现实所不容了。一位姓杜的民工指导员(他是转业军人且是林玉芳的执着追逐者)向我严肃训示道：

“你今后不准再给地富子女胡聪指点功课啦，我已经通知他了，也不准他再来找你啦，他学这些东西有球用？，愈学愈迂，愈学愈反动，”

杜指导员的此番政治指导令我愕然而哑然，但只得遵命。而胡聪仍然是胡聪，他仍然天天按时来找我。咋办？经苦苦思量并同玉芳商量之后，我即婉言向胡聪

拒之，林玉芳则厉言斥之，并且果然见效了。胡聪果真再也没有来找我了。但是，胡聪最后向我投来的眼神却是令我今生难忘的，在他似笑非笑的瘦脸上，除了轻蔑还是轻蔑。这令我惭愧终生，难以宽宥自己。因为，我与这位天才少年的分手乃属永诀。我只有用深深的愧疚来怀念他。从那一别的20年后，当我获知“文革横扫”的一声枪子打得他的脑瓜子儿血肉横飞时，把一个敢于质疑牛顿经典力学的小脑瓜子儿当作砂罐敲了时，对于这桩阶级屠杀的反人类罪行，我心中的愧疚、惊讶与愤怒就难以言说了。

我同胡聪分别的确切时间是在1959年夏季岷江洪峰日益临近的时候，大河湾已溅起了冲天的江涛和啸声，把来不及收拾的上料平台和翻斗车全都卷走了，采沙队的大队人马只好就近去支持正建中的茅亭水泥厂了。该厂投产后旨在首先满足紫坪铺和鱼嘴两处电站的需要。这是不错的，尽管也有马后炮之嫌，但却毕竟省去了再度误用肥田粉的麻烦和隐忧。但是，正当我们投入了茅亭二级阶地上的日夜苦战时，却霍然传来了霹雳般的大噩耗：

“哇，紫坪铺出事啦，，，~~~”
“哇，明渠崩口子啦，惨哇，，，~~~”

我懵了，这意料中的隐患竟令我完全懵了。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禁书网](#)提供禁书下载阅读, 禁书目录,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

附 1: 禁网新闻平台 (禁闻禁书禁片) 网址一 <http://tiny.cc/jinnews>

附 2: 禁网新闻平台 (禁闻禁书禁片) 网址二 <http://vur.me/jwnews/jw/>

附 3: 网址三 <https://commondatastorage.googleapis.com/jwnews/jw.html>